

第84卷



高爾基

著金斯羅·A

譯合 哉文郁 虹一葛 盾 芬 權宝艾

K8

007598



2 031 7736 5

軍事學院圖書館

書號

登錄號 09003

年 月 日 館

蘇聯 · 羅斯金著

高爾基 (傳記小說)

戈寶權 茅盾
葛一虹 郁文 譯

北門出版社



高爾基

原作者

蘇聯 A·羅斯金

翻譯者

戈寶權 茅盾
葛一虹 郁文哉

編輯者

中華文化協會
研究委員會

發行人

張愛筠

出版者

公債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中廿二號
三樓 B 室

承印者

嘉華印刷公司
香港德輔道西三〇八

1948-7-再版 • 總頁 156 面

9001—5000

序

高爾基

蘇聯作家 A·羅斯金氏所作「高爾基傳」至爲簡明扼要，善能傳神。余所見者乃一九四四年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所出佛除傑氏之英譯本，本譯亦據此英譯本而成。

譯者茅盾，戈寶權，郁文哉，葛一虹諸兄是無須乎介紹的。因爲要趕着在六月十八日高爾基逝世紀念日出版，故由四位朋友分扣譯事，各窮四五日之力而成，是值得感謝的。一二兩章出於戈，三至六章出於茅，七至十一章出於葛，最後兩章出於郁。全書校正，統一譯名及加註等工作統由寶權兄負責，尤爲感激。

中蘇文化協會研究委員會開始工作僅僅一兩個月，得到四位好友的協助，並得於極有文化意義之紀念日出版第一種書籍，是尤其值得感謝的。高爾基逝世紀念日，我自己或許會在莫斯科參加了，臨別之前始得見四位好友的工作完成，特誌此數語，爰致慶賀。

一九四五年六月四日

目次

序（郭沫若）

第一章 童年時代……………一

第二章 在喀山……………三三

一 「辯論家」……………三三

二 兩家麵包舖……………六八

三 「馬卡爾生活中的一件意外的事變」……………六六

四 鄉村的商店……………四〇

第三章 鐵路上的守夜人……………四三

第四章 「老橡樹之歌」……………四九

第五章	流浪	五九
第六章	第一篇小說	六七
第七章	伊古迭爾·赫拉米達	七三
第八章	聲譽	八〇
第九章	麥特赫堡和尼幾尼·諾甫哥羅德監獄	八六
第十章	夜鴛和探子	九七
第十一章	在藝術劇場的舞台上	一〇九
第十二章	三次革命	一二二
第十三章	作家與戰士	一三〇

第一章 童年時代

「我們呼吸着悲哀，我們被悲哀所包圍着」。

——談話——

一個陰雨天，在墓場的一個荒涼的角落裏，滑黏的泥土，一口棺材，在棺材蓋上跳着兩隻青蛙，——這就是在高爾基的心中和他父親的印象所聯繫着的一切。

假如不是因為他的外祖母的話，那麼高爾基大概永不會知道任何關於他父親的事的。這是一個平凡的俄國人，他毫無形跡地就從這個世界上消逝了，既沒有在他身後留下一些文件或信札，甚至也沒有留下一幅他自己的畫像。

阿遼夏（註）從他的外祖母所告訴他的關於他父親的一切事情當中，終於得出了這

樣一個結論，就是孩子們生出來是專為被鞭打的；阿達夏本人的生活，被他母系方面的祖父——外祖父華西里·卡西林弄得痛苦不堪；而他父親的生活，也一樣被他父系方面的祖父——自己的親祖父莎瓦梯·皮西科夫弄得痛苦不堪。

這個莎瓦梯·皮西科夫當過兵，是一個非常可怕的人。

他曾經在沙皇的軍隊裏服務過好多年，一直升到軍官的階級，但是由於他對他部下的殘暴行為，就被剝奪了官職，流放到西伯利亞去。

這或許多半是因為莎瓦梯·皮西科夫犯了真正可怕的罪行；但是無論如何，他在軍隊裏服務的那個時代，對待下屬的殘暴態度，是被視為一個軍官的無疑的美德的。

在剝奪了他曾經濫用在他部屬身上的威權之後，莎瓦梯·皮西科夫就把他天性中最惡毒的性格，都發洩到他的兒子（就是高爾基的父親）瑪克辛的身上去。

瑪克辛屢次地想從家裏逃走。這位老兵士就用獵犬來追趕他，在每次追到之後，就

（註）阿達夏是高爾基的教名阿歷克賽的暱稱。

把他鞭打得幾乎死過去。

當莎瓦梯·皮西科夫死了的時候，高爾基的父親瑪克辛就離開他的故鄉，在流浪過全西伯利亞之後，最後終於到了伏爾加河旁的尼曼尼，諾甫哥羅德城（註一）。他在這兒進了一家細木器店當學徒，學會了製造傢俱，裝飾房屋和裱糊壁紙。

這家木匠店，緊鄰着卡西林所開的染坊；而卡西林的女兒瓦麗亞，後來就成了瑪克辛·皮西科夫的妻子。

在他們結婚之後，瑪克辛·莎瓦梯維奇就和卡西林一家人同住在一起了。一八六八年這一年（註二），正是在他們家裏，在尼曼尼·諾甫哥羅德城一條最陰暗和最可怕的街道上的一所典型的中下層階級的小屋裏，皮西科夫家生了一個男孩子，他們爲他取了一個名字叫阿歷克塞，或者就正如大家都知道的叫做阿遼夏。

（註一） 意譯爲「下新城」，自一九三二年改名爲高爾基城。

（註二） 高爾基生在一八六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高爾基在「我的童年」一書裏，只有幾面是專講他的父親的。可是在讀到這幾頁的時候，每個人就會直覺地意識到：瑪克辛·莎瓦梯維奇該是一個多麼光輝的人，並且爲什麼高爾基要選他父親的名字來做他的筆名。瑪克辛·莎瓦梯維奇這位未來的名作家的父親，在他的年青時曾經被像兔子似地追逐過，並且被像在一羣罪犯中的一個兵士一樣地行過刑。可是他還是用一副和愛的與善良的微笑面對着世界。

無論如何，卡西林家的人在他們非凡的兇暴上，是很像莎瓦梯·皮西科夫的，他們用一種永不熄滅的非常的憎恨在互相仇視着。

「卡西林家又在吵架了！」街上的頑童們時常這樣叫着，並且這種叫聲差不多每天都可以聽到。

當他們吵架的時候，他們時常吵得天翻地覆，弄得全街馬上都知道了。但是當他們死心決意要對付某一個人的時候，他們就不聲不響地，隱秘地在幹着。他的外祖父華西里·華西里維奇·卡西林的兒子們——這是高爾基的舅舅們，就正是這樣來打他們自己的老婆——因爲這樣一來就沒有會知道人了。

瑪克辛·莎瓦梯維奇覺得在這所房子裏像是個外人，這也正是大家都非常仇恨他的原因。有一年冬天，卡西林弟兄倆把他丟到一個冰洞裏去。瑪克辛·莎瓦梯維奇好不容易才救活了自己的命。

他從沒有向任何人吐出關於這件事的一個字；他只是離開卡西林的家就罷了。

皮西科夫家的人，就沿着伏爾加河旅行到阿斯特拉罕去，瑪克辛·莎瓦梯維奇在那兒已經有了一個職業。

就當他們住在那兒的時候，皮西科夫的家庭遭遇到非常的不幸。當阿遼夏才四歲的時候，染了霍亂症，這種病是經常來光顧這個半亞洲的城市的。小孩子的病總算是好了，但是他的父親瑪克辛·莎瓦梯維奇却從他傳染了這個病而死掉了。

因此，阿遼夏又回到了尼幾尼·諾甫哥羅德的卡西林家去，重新生活在那些曾經謀害過他父親的人們當中。

阿遼夏清楚地記得這次沿着伏爾加河的長途旅行，在這次乘船的冗長旅程中，他們經過了許多為秋犬的手所撫觸過的樹林，經過了黃色的峭岸，並且還看到許多在遠方的

好像玩具一樣的小小的城鎮……。

卡西林家已經搬到一個新區的一所低矮的灰紅色的房子裏去，這所房子有一個傾斜的屋頂和幾面凸出的窗子。

卡西林家的生活，是一種永無止境的爭吵，毫無意義的漫罵，無情的鞭打，貪財和對於上帝的可怕的虔敬。

阿遼夏尤其不喜歡他的外祖父華西里·華西里維奇，他長着一把紅鬚鬚，兩隻綠眼睛，他的兩隻手就好像是塗滿了血，這是因為染料已經浸蝕進他的皮膚。他的言罵和祈禱，他的談話和教訓，都有一種奇特的方式溶合成為一種嗥聲的苛性的悲泣，就好像鐵鏽穿進一個人的心竅似的。

阿遼夏直覺地覺得他的外祖父是他主要的敵人，他並沒有錯：他是被全卡西林家的人所虐待的，但是比任何人使他受苦最多的，這就是華西里·華西里維奇。

這是一種可怕的生活，但是比任何事情更為可怕的，就是四周圍的一切，都像在卡西林家裏面一樣的黑暗。

阿遼夏時常透過窗子看看大街。在右邊聳立着的，是關囚犯的黃色大營房。在左邊，是監獄廣場和監獄的灰色建築物，在它的四個角上，各有一座塔樓。

在營房和監獄之間，在泥濘的海洋當中，有着好幾排房子，是暗褐色的、綠色的和白色的。在其中的每一個人家，也正像卡西林家一樣，大家都因為「布丁」烤焦了或是牛奶凝結起來了而打架和吵嘴；在其中的每一個人家，大家都只關心些細小的事情——鉢子和盤子，暖茶炊和油煎餅；並且在其中的每一個人家，大家都虔誠地慶祝生日和紀念日，泥醉得肚子要燄烈開來，和像豬一樣地狂飲着。

在尼幾尼·諾甫哥羅德大家都這樣說着：「石頭的房子，鐵做的人」。

並且那些鐵做的人，相信他們所過的生活，是種真實的生活，是永遠深深地植根和堅固地建立在地球上面的。

阿遼夏覺得他好像是生活在一個深坑的底層。當他最初開始憎惡小市民的時候，因為他們只關心着一個銅幣和爲着一個銅幣發愁，並且他們的談話和興趣也是毫無意味的，那時候他還很年青。

他想把他自己從這些人隔離開來，在什麼地方有一個完全是屬於他自己的一角。

在卡西林家的陰鬱的後院裏，在儘可能遠離開染缸和曬衣繩上的爛布片的地方，阿達夏開闢了一小塊地，種了一些花，這些花都長得很好。但是有一天，當他去澆水的時候，他看見他的花床被連根拔起，花被在腳下踐踏了，並且卡西林家那頭用後腳踢倒了大門的豬，正在它們當中打滾。

人們也正用同樣的方式，衝進了高爾基的童年生活。他們用着同樣的無情的冷淡，來把這個小孩子所視為親切的東西放在腳下面踐踏。

但是在他的童年時代中，也有愉快的時候。

他的最大的愉快，這就是他的外祖母——阿庫林娜·伊凡諾夫娜；她在好多年後，對於「我們童年」一書的千百萬的讀者們是變得非常的親切和臨近。

這正是阿庫林娜·伊凡諾夫娜培養了阿達夏·皮西科夫對於人類幸福的樸素而奇異的信心，並且她防止卡西林家的陰鬱，會壓毀了這個小孩子的心靈。

她的處世的智慧，並不是從長期受難中所產生的那種勉強的和模糊的智慧。

關於外祖母的每件事，都充滿了她自己所特有的一致的性格的表現，優美而又是好心腸的；這種溫暖，在她的每一個字和每一個動作上都表現出來，舉如，當她從她黑色的嵌銀的鼻煙盒裏拿出一撮鼻煙，或者用她年老而又堅強的手，在她出去散步的時候摘一些熟悉的藥草。

外祖母很憐憫人，她有關於森林生活的知識，並且喜歡編造故事。她用言語把這種同情，知識和摯愛，像最寶貴的東西一樣，傳給了她的外孫兒。

她把卡西林家的情形，過去的事情，藥草的性質和關於老母親烏斯泰或者是山賊的母親的悲哀的故事，講給阿達夏聽。他的外祖母的故事，是他的第一本口述的書——高爾基一生都深愛和珍貴這本書的。

他從奶娘葉甫琴妮亞那裏也聽了許多故事。奶娘喜歡講關於上帝和教士們的大膽的故事。上帝生活在人世上，從這一個村子走到另外一個村子，笨拙地干涉人們的事情，而他所用的方法，僅能表示出他是愚笨的，並且有時候是惡毒的。

並且在奶娘的故事裏面的有些人，也是不好的，——法官們談正義時，就好像它是

一碼布或是一磅肉；地主們以他們的殘暴驚人，那種殘暴好像是無可原恕的；商人們非常貪婪，其中有一個商人甚至爲了多得五十個戈比好湊成一千塊錢，而把自己的妻子和兒女賣給鞭粗人……。

阿達夏準備相信奶娘的故事，因爲圖利的法官、兇暴的地主和貪財的商人，對於他是非常的熟悉，並且在各方面都像卡西林家的人和住在鄰近房子裏的人們。

但是他的外祖母和奶娘的故事，也使得他確信，就是在世界上的什麼地方是有好人的。

有一天，像這樣的一個人真正地在近旁出現了，就正在卡西林家的住宅裏。一個房客搬進了廚房邊的一間小房子，把它改成了一個試驗室，他就在裏面做各種試驗。關於這個圓肩頭，憔悴的和帶眼鏡的人的可疑的事情，並不在於他永遠忙著弄銅天平、火酒爐和圖表，而在於他從不因爲他的勤勞要一個錢，並且也從不表示出他對於錢的絲毫關心。

他是個沈靜的並且非常孤獨的人。自然，卡西林家的人是不能坐視這種情形的，最

幾外祖父卡西林終於通知要他搬出去了。

這個房客帶着他的天平和各種雜物消遣不見了，但是阿達夏永遠都忘記不了他。

他現在堅定地相信了，在故事裏面的好人，並不只是神話故事。他們一定是可以在和住在波萊瓦亞街或是卡拉特拉亞街的人不同的地方找到，而高爾基的童年，正是在在尼幾尼·諾甫哥羅德的這兩條街上消磨掉的。

但是爲了要去尋找這些人，這就得從家裏漂流出去，儘可能地離得遠一點，正像先前那位房客一樣地消失了。阿達夏準備跟什麼人走掉，只想到其他什麼地方去，而不再生活在這種停滯的羣團中……。

時常有許多穿着罪犯的灰色衣服的人，從卡西林家的房子旁邊走過。他們在押送之下走向碼頭，再搭上一隻要把他們送到遠方的輪船上去。阿達夏羨慕他們。寧可在押送之下，腳踝上帶着鐵鍊被送到什麼地方去，只要能走到什麼地方去就行……。

有一天，一大隊的罪犯從街上走過。阿達夏被其中一個人的極可怕的相貌所吸引住了，這個人的額頭上有一個大的紅傷口，還有一隻被撕得非常可怕的耳朵。

阿達夏就在人行道上跟着他走。突然間這個罪惡向他愉快地叫道：

「喂，小伙子，來跟我們走一趟吧！」

阿達夏立刻跑到這個罪犯身邊去，假如不是押送的人把他趕開去，他也許會跟這個人走，——他不管到那兒去，只要能到什麼地方去，永遠不再回來。

他回到家裏去，生活仍然是單調無味地在向前爬行着。只是卡西林家住的房子已經改變了。他的外祖父已經從烏司本斯基街的灰紅色的房子，搬到波萊瓦亞街的一所大房子裏而去，這所房子的地下室裏還有一個酒窖；他們從那兒又搬到卡拉特拉亞街的有着紅牆和藍窗戶的屋子裏去。

阿達夏非常煩惱和憂鬱。有時候，他想做一些任性的無理的事，來克服這種感覺。他會爬上屋頂把煙囪塞起來，或者是把鹽撒在菜湯裏，或者是用一個紙捲兒，把灰塵吹到廚房裏的掛鐘裏面去。

他爲什麼要這樣做：他自己也不知道。

還是有時候，他在各方面所目擊到的殘暴，會引起他心中的另一種感情——憎恨。

有一次，當阿遼夏看見他的繼父毆打他的母親，並且用腳踢他的胸膛時，他就抓起一把小刀，向他的肋骨刺過去。

當高爾基走到人世間去謀生活的時候，他才十歲。他的母親已經死了，他的繼父已經賭光了一切東西並且失掉了職業，他的外祖父也已經破產了。

他得開始靠工作來維持生活。

他先後在鞋店裏當過跑街，在輪船上當過洗碗碟的人，在繪圖師家裏當過學徒，在啤像舖裏當過學徒，做過拾垃圾的和捕鳥的人。

在鞋店裏，店老闆用他關於女顧客的各種討厭的故事，而大司務則用威嚇弄得高爾基的生活苦痛不堪，而沙夏——這是卡西林家的一個孩子，也在鞋店裏服務——則常常把針插在鞋子裏，因此當高爾基來刷鞋子上的灰塵時（這是他的工作），便常被刺痛了手指。

高爾基站在櫃台後面，向窗外看過去。這是一個非常嚴寒的日子，只有幾個人在外面走。馬匹慢慢地，在風雪裏跋涉着，從最近的一個鐘樓上傳來了單調的教堂的鐘聲，他

當時所希望的一切，就是他的那位爛眼的目光模糊的東家，會因為一些平常的小過來挑剔他的錯子而把他開除掉。

他是白白等了。但是有一天，當高爾基去熬菜湯的時候，他打翻了鍋子和燙壞了他的兩手，不得不被送進醫院裏去。在離開醫院之後，他並沒有再回到鞋店裏去，而到他的那位遠親繪圖師家去當學徒。

這兒的情形比鞋店還更糟，他的新東家並不教他學一點手藝。高爾基專門斫柴，搯柴，洗鉢子和盤子，擦地板，清理暖茶炊和廚房的銅器什物，到市場上去和當小跑街到雜貨舖去買東西。

但這還不是最壞的，因為高爾基是願意去做各種要他做的事的。最困難的還是女人們，繪圖師的老婆和岳母，他們使得他苦惱，罵他，打他，濫用他們作為東家和親戚的兩重權利。

在鞋店裏，高爾基耐心地等待着被開除掉。他離開繪圖師的家完全是出于他自己的本意，——正像地窖裏的一頭小耗子似地溜跑了。

他在尼維厄·諾甫哥羅德的大街上流浪了好幾天，在碼頭和脚伕們之間徘徊着，直到最後終於在「善良號」輪船上找到了一個洗碗碟的工作。

「善良號」是一艘裝囚犯的船，它經常拖運載送罪犯的駁船。

高爾基並不比罪犯們更自由。他每天從早晨六點鐘一直到半夜，都是在忙着洗鉢子，盤子，盆子，和清洗刀叉等。

但是比起波爾洪諾夫的鞋店和塞爾格耶夫的繪圖室來，那麼他是更加喜歡這個新工作的。在他面前展開的，是一條廣闊的平靜大河。從甲板上，他可以看見黑沉沉的森林和空曠的草場，稀有的奇異的城鎮和消失在廣大的平原裏的孤獨的村莊。在這兒大自然就在眼前，差不多是手可以觸到的；它使他回想起自由的生活和他曾經和他的外祖母同在樹林裏消磨掉的那個美麗的夏天，那時候她告訴他如何採香菌和藥草，核桃的松鼠窩。

在那些遠遊當中，高爾基變得喜歡樹林，這就引誘他後來放棄了輪船工作，變成了一個捕鳥的人。



他買了一個網，一個圈籠和捕鳥的網罟，還做許多鳥籠。在樹林的山溝裏，他網了許多紅頭的金翅雀，奇異的小燕子，尖聲叫的交際鳥，和斑雜而伶俐的山雀。

他所網到的鳥兒，就由他的外祖母拿到市場上去賣掉。這樣，他和他的外祖母兩個人，熬了他們在樹林裏所弄到的東西很過了一個時期。

夏天快要結束了，鳥兒都飛走了，他們又重新回到城裏來。他爲各個不同的東家做事，又再度失掉了他的自由，並且時常很長的一個時間和他的外祖母分離開。

但是他找到了另一些東西來支持他。
這就是書。

高爾基走向書的世界的道路，是曲折而艱苦的。他的外祖父曾經用舊的教會書籍教他認字，後來他的母親又用「世俗的著作」給他講課。但是這種教育，是用威嚇、詈罵和鞭打裝進他頭腦中去的，這比起他在鞋店或是繪圖師家的「教育」並不見得更好些。

高爾基曾經有一個時候進過小學，學校裏的孩子們都把他當作一個拾破布的和流浪兒嘲弄着，而那位紅色的苦臉的教師，則因爲某些原因當作一件好玩的事情來挑剔他。

但是當高爾基終於發現了書的世界時，書就像某種重大的、有生命的和愉快的東西滲進他的生活。

他所得到的第一本書，這就是漢斯·安徒生的「童話集」。

他開始讀「夜鶯」。這篇童話從一開始就引起他喜歡：

「在中國，所有的居民都是中國人，皇帝也是一個中國人」。

但是安徒生的「童話集」，只是偶然碰到的一個好運道。他從沒有挑選過他的書，而只是讀那些他所碰巧弄到手的，和從朋友那裏不花錢借來或是化錢從舊書舖租來的任何一種書。

高爾基在他童年時代讀過的書，就正像他在自己的旅途上所碰到的人一樣地複雜。第一個供給高爾基書籍的，就是「善良號」輪船上的一位廚子，這是警衛團的一個舊下士，名字叫做史默利。

這個老兵士從一隻用鐵箍釘着的箱子裏，拿出了許多書，這些書都有着一個最吸引人的名字：「奧米諾夫古訓」，「一個砲手的回憶錄」，「塞登加里爵士的書簡集」……

……無論如何，這個輪船上的廚子，應該算是高爾基的第一個先生，這是因為他引起高爾基對於書的摯愛的。

高爾基從他能借到書的地方去借書——從中學生和唱歌班的孩子們那裏，從店主和畫神像的人們那裏——他專心地讀了許多譯成俄國文的低級趣味的激動人的作品和冒險的小說等。在這一堆無用的書中，高爾基也有機會讀了法國大作家巴爾扎克和佛洛拜爾的作品。

有一個禮拜天，他躲藏到什物室的屋頂上去，因為在那兒沒有人會打擾他的，他讀了佛洛拜爾的「老樸的心」，這是講一個廚娘怎樣過着天真無飾的生活的故事。

那些粗成了簡單的句子的樸素的字眼，非常地感動了他，激動了他，在他看起來，這本小說好像是一個奇蹟的概述。

他時常向着光亮打開某些奇怪的書，想從字裏行間找出這個奇蹟的理由，但是並沒有成功。現在另一些書籍代替了廚子、店主和歌唱班的孩子們所喜歡的那種作品了，現在他用一種深深的和溫存的愛來愛書，這就是普式庚和果戈理，屠格涅夫和萊蒙托

夫。

他很早就發展了他對於純真的文學的一種優良而敏銳的感覺。

在聖彼得堡所出版的一本幽默雜誌中，他偶而讀到了一篇特別使他中意的短篇小說。他覺得他有種衝動，也想試試和寫一下。

在這篇小說下面，署着一個奇怪的筆名：安托夏·契洪代。

高爾基就問他的一個好朋友中學生，這個契洪代究竟是誰，但是這個孩子却提醒了他，說最重要的還是去讀些嚴正的書，而少把自己的時間花在這些滑稽的雜誌上。

這就是高爾基所讀的，在當時尚未成名的契訶夫的第一篇小說，後來他就成了高爾基的一位最喜歡的作家和親愛的朋友。

在高爾基看來，生活好像是一間牢房，而書籍，就是從鐵窗外面將歌聲傳到犯人那裏去的鳥兒。

他在一本定期刊物裏，偶而看到著名的科學家法拉台的照片（註一），並且讀了附在後面的一篇文章，說這位科學家，是從一個普通的工人開始他的一生的。

高爾基覺得非常驚訝。在他看來這是一件不可信的事。他就想找出一點證明，看看還有那些著名的人物，最初是當工人的。

在雜誌刊物上，高爾基並沒有找到關於這一個問題的更多的材料，但是有人却告訴他，說發明機關車的斯梯芬遜（英國人），從前也是一個工人。

高爾基並沒有力求成名。他所夢想的，就是要有一個合乎人的生活。有一個時候他這樣想，他要在舞台上找出真實生活的魔力。

他第一次到戲院去看戲，也是件偶然的事，這是發生在一個市集上。在一所紅磚瓦的建築物裏，正上演謝德林的「戈洛武萊夫家庭」（註二）。名演員安德萊夫·布爾拉

（註一） 法拉合（一七九一——一八六七年），英國的化學家及物理學家，出身自一個鐵工的家庭，對電磁學最有研究。

（註二） 謝德林（一八二六——一八八九年），俄國著名的諷刺小說家，「戈洛武萊夫家庭」已有陳原的中譯本，名「地主之家」。

克表演猶大·戈洛武萊夫這個角色。高爾基差不多因為憎惡而流下淚來了。他想衝上台，把這個猶大一把勒死。只有這時候，他才意識到戲劇的影響是多麼大。

在散戲之後，高爾基整夜都在市集旁邊的草場上徘徊。一個醉漢招呼他並且敲了他的頭，但是他絲毫沒有注意到這個人，因為他正專心想着當天他所看的戲。

他覺得有一種想到舞台上去的願望。他的願望差不多是實現了。他在一家戲院裏找到一個工作，當然不是一個演員，而是一個跑龍套。

高爾基所參加的第一齣戲，是一個有唱有舞的話劇，叫做「克里斯托夫·哥倫布」，一名「美洲之發現」。高爾基是演一個紅印地安人。他所要做的一切，就是用一柄木矛去刺一個西班牙人的腹部，但是當他本人被一把劍所「刺穿」的時候，他完全忘記了他應該向後面搖擺和倒下去。

高爾基沒有成爲一個演員。雖然戲院時常吸引住這位戲劇愛好者的注意，但是在省城劇場的幕後的情形，却是愚昧而淺薄的。一分鐘之前還跪在他愛人的腳前的英雄，現在向她叫道：

「真不備，你爲什麼要週身都插滿了針？」

並且那個仁慈的父親，在舞台上曾經爲了他女兒的不幸的命運流過淚，而現在後台却向她吐責道：

「你這個呆子，你又忘掉你的台詞了！」

當在舞台上排演的時候，導演說跑龍套們，好像是些罰在船上划槳的奴隸。他稱高爾基是個討厭的呆子和一個莽撞的鄙夫。暗黑的戲廳，好像是一個廣大的深沉的地窖。他的夢想又重新動搖了。高爾基從此就放棄了舞台。

他決心去讀書。

那個告訴他關於斯梯芬遜的事情的中學生，就勸他到喀山去，在那兒有一個大學。這樣高爾基就離開了他的故鄉到喀山去。當他離開有着黑暗的頂樓、地下室和居民的尼幾尼·諾甫西羅德城的時候，他絲毫沒有什麼惋惜之感。

這時候高爾基已是十五歲了。

第二章 在喀山

一 「辯論家」

「假如有人向我這樣建議：

「去讀書吧，但是有一個條件，就是每個禮拜天你得在尼古拉耶夫斯克廣場上當衆被拷打」，我想我大概會同意的」。

這就是高爾基在他的回憶裏所寫的。

雖然如此，他讀書的渴望並沒有得到什麼結果。

當高爾基到了喀山的得候，他意識到他這一個從尼幾尼·諾甫哥羅德來的衣履皆褻的流浪漢，既無蔽身之所，是永不能走進大學的。

可是，另外有一些東西却在等待着牠——這就是城市近郊的地下室，河邊的碼頭，地下的政治小組，和流浪漢、警察、大學生及革命家們的交遊。這就是高爾基所進的大學，他在這所大學裏所受的教育，是他永遠不能忘記的……。

高爾基在一塊淒涼的荒地上的一幢破房子的底層，找到一個宿處，並且在烏斯加的河邊碼頭上找到一個工作。他每天可以得到二十個戈比。

他的新同伴，是一羣非常複雜的人，這是些碼頭上的平常的居民——腳快、小偷、乞丐、和「水晶宮」的許多無以命名的居民。這是爲了某種原因給這所破爛了的舊房子取的一個名字，大概是因爲它的窗子上沒有一塊完整的玻璃吧。

這所「水晶宮」，是喀山的流浪漢的聚集的地點。在這兒有位被從大學開除出來的學生，和受過十年徵役的拾破布的老頭兒，早年當過獸醫的乞丐及一位曾經做過縣長的當差的無賴漢肩碰肩地住在一起。他們的過去是各不相同的，但是他們的現在的命運却

是一樣——是一個飢餓而難堪的生物。

高爾基覺得這些人很奇怪，並且常是非常不可解的，但是和那些住在有着鐵櫃，和在小小的雙層窗子上糊着彩色紙條的整潔的小房子裏的人們比起來，他是喜歡這些流浪者的。這些流浪漢喝酒，打架，偷東西，但是從沒有一個人卑賤，貪婪或是悲泣自己的命運，他們大家都鄙視地嘲笑着那些「比他們較好的人」。

有一次，他們其中有一個人偷了一雙上等的獵靴。他們決定要把它賣掉，再拿賣得的錢完全去換酒喝。但是另一位在天之前被警察撿了一頓而病着的流浪漢，他提議只把靴筒子拿了去換酒喝，而把靴子的其他部分留給「大學生」穿，因為他已經赤腳在走路了。

他說道：「他會受寒和凍死的，並且他還不是一個壞傢伙呢」。

其中有些人，使高爾基想起他曾經在冒險小說裏所讀過的許多生動的人物。

但是不僅是冒險小說中的英雄，抓住了高爾基的想像，他還夢想着其他一些更有意義的事情。並且正是這一個夢想，經常不斷地驅使他去尋找新的人，新的思想和奇怪的書

藉。

高爾基的幾個朋友，有一次把他帶到城市近郊的一家小雜貨舖去。這家舖子的老板安德萊·戴倫科夫，是一個革命家。他經營着糖、蠟燭、蜜餞和肥皂的小本生意，但是在他的後房的牆壁上，却掛着一張赫爾岑的畫像（註），此外他還藏着許多禁書。

從那時候起，科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的著作，開始代替了高爾基曾經貪得無厭地專心讀過的許多小說和冒險的故事。

高爾基經過了戴倫科夫的舖子；就和祕密的學生組織發生了關係。這些組織的團員，在研究歷史和政治經濟學的著作，閱讀文件，並且喧嘩地辯論着俄國革命的命運。

這是革命青年的一所自由的大學，高爾基從它所學到的，要比他能在皇家喀山大學裏所得到的還要多。

（註） 赫爾岑（一八一二——一八七〇年）是俄國的一位革命思想的前驅，曾被沙皇放逐，後亡命國外，在倫敦創辦過宣傳革命的刊物：「北極星」和「鐘聲」。

在這所大學裏，高爾基知道了亞丹·斯密的理論，車爾尼謝夫斯基的作品和馬克思的著作（註）。馬克思的「資本論」在當時是種藏書中稀有的珍物，傳流着的只是第一卷的手抄本……。

有一次，當喀山的警察搜查高爾基的住處時，他們在他們的所有物當中，找到一本抄滿了摘記的練習簿。幸運地就是這本練習簿裏所抄的，並不是馬克思的作品，而是從一本更清白的書——米爾托夫——拉甫洛夫的「現代倫理學說及其歷史」中所抄出來的。可是，警察局還是把這件事，立刻報告給高爾基的故鄉尼畿尼·諾甫哥羅德城的當局。這個靠斫木柴和在碼頭上做零工維持生活，閱讀科學書籍，並且做筆記的人，是相當值得懷疑的。

在地下的組織裏，高爾基的綽號叫做「辯論家」，這並不是因為他的低音的聲音和

（註） 亞丹·斯密（一七二三——一七九〇年），英人，是「經濟學之父」，著有「國富論」。

車爾尼謝夫斯基（一八二八——一八八九年），俄國的革命思想家、作家及文藝批評家。

士腔士調的原故。他閱讀文件和參加冗長的辯論，時常一直到夜半一兩點鐘為止。他所發表的意見，不只是書本上來的，還有他自己的成熟的思想。他比起他的其他許多同志來，對於生活有着一種更深刻的認識，他時常以他的解釋的突出和尖銳的力量，使得聽衆們爲之驚奇。

高爾基有一次激怒地批評他的一位師友：「老兄，你走入了迷途啦！」

高爾基從他的閱讀中所搜集的許多材料，對於他是太熟悉了。政治經濟論文的著者們，都描寫過工人們的非常悲慘的命運，而高爾基從他自己本人的經驗中所知道的這個命運，還要更加清楚。

在喀山的時候，他經歷了生活爲他所準備的所有大學中的最艱難的大學。

一一 兩家麵包舖

「這篇小說透息著強烈的生鏽的氣息，它還有著脆餅乾的芬芳。」

——引自契訶夫寫給高爾基的信——

秋天來臨了。這一季的最後的輪船，趕忙開進他們過冬的停泊所。頭碼荒涼起來了，在河上是再也沒有工作可做了。

高爾基在寂靜的烏斯加區徬徨着，走過空空的貨棚和用木板圍起來的建築物。

他餓肚子走着，睡在凡是能睡的地方，有時甚至睡在岸邊的翻轉過身來的船下面，他憂鬱地意識到：秋天對於無家可歸的流浪者，是一個最壞的季節。

高爾基已經準備接受任何事情，只要它能給他一個安身之地。

他開始每個月拿三個盧布，在塞萌諾夫的環形麵包店裏當麵包師的助手。

塞萌諾夫的麵包舖是在一個地下室裏。麵包房的窗口，是向着一面平地。店主人在上面裝了鐵欄，這樣工人們就不能夠把麵包去給乞丐們了。

在這間地下室裏，高爾基每天要工作十四小時，做一種像「B」字形的環形的麵包餅乾。高爾基早已就習慣於沉重的體力勞動，但是雖然按照他的年紀他還壯健和堅強，但

是塞萌諾夫的地下室的沉重工作，很影響了他的體力。

高爾基時常覺得：好像在麵包鋪上面的三層樓房，完全是擱在他的兩肩之上。

住在這所房子裏面的人，都叫塞萌諾夫的工人們是「囚犯」。

塞萌諾夫不僅每天要這些「孩子們」辛苦地工作十四小時，還從不失掉一個威嚇他們，鞭打他們，罰他們錢和懲處他們的機會，就好像他的麵包鋪真是一所監獄。

高爾基並不因為塞萌諾夫虐待他們的工人們的那種蠻暴態度而覺得驚奇，——因為他在年青的時候已經看見過更多的了。但是使他驚奇的却是另外一些事情——這就是他們的那種溫順的態度，和他們甚至甘受塞萌諾夫的詭計而狂喜的情形。高爾基對於主人們有各種不同的看法，並且他大胆地把這些意見向他的同伴們表示出來。

有一次塞萌諾夫偷聽到他向這些人講的話。

他問道：「你這個「辯論家」，你在嘈囂些什麼？」

高爾基被懲罰了：他整整一個禮拜都被罰了去採生麵團。

但是這個「辯論家」，知道怎樣爲了去保護他作爲人的權利。現在塞萌諾夫不得不

面迎着這樣一件事實，就是在他的地下室裏面有一個人，這個人的精神是他永不能摧毀的。

甚至就是工作，也不能將高爾基從書本分開來。他用零碎的木柴做了一個臨時的書架。這樣一來他同時就能夠讀書和在平檯上揉生麵團了。

有一次，塞萌諾夫突然走進了麵包房，看見高爾基在讀一本托爾斯泰的著作。他想把這本書去進火裏去。

「你敢燒掉那本書！」高爾基叫起來，就一把抓住他的勝臂。

他這一聲意味深長的叫喊，使得塞萌諾夫只得把書還給他，一聲不響地離開了地下室。

另一次，當塞萌諾夫正用着一種特別激怒的口吻在（見）大家時，高爾基平靜地拉住他的耳朵，並且扯了一下。塞萌諾夫是慣於隨意地對付工人們的，但這次與其說他是激怒，無甯是說更爲驚訝了。

高爾基不僅保護他自己的權利；他也想保護他同伴們的權利。在他放在灶頂上的一

個木箱子裏，他有一些污損了的詩集。他時常把詩人的句子讀給塞爾諾諾夫的「囚犯們」聽：

「哦，人呀，你的命運

是多麼崇高……」

高爾基想使得工人們，能提醒他們的主人注意他們這崇高的命運。他想組織一次罷工，但是沒有成功。

他和革命者們的友誼，使得他放棄了塞爾諾諾夫麵包舖的工作。

安得萊·戴倫科夫開了一個麵包舖，舖子的利得完全都用到革命工作上。這家舖子需要一個麵包師助手，而高爾基正好是他們所需要的這樣一個人。

他把他的什物從塞爾諾諾夫的麵包舖搬到戴倫科夫那裏去。他揉生麵團，把麵包放進爐灶，並把新烤的麵包捲送到大學生的餐廳裏面去。高爾基時常在他的麵包籃子裏，放許多革命的書籍，他就把這些東西連同麵包捲秘密地交給一個大學生……。

戴倫科夫的舖子緊鄰着憲兵司令部。穿藍制服的憲兵們，時常爬過籬笆，跑到麵包

舖裏面來要麵包捲。

戴倫科夫的店舖是在監視之下了。

有一個叫做尼吉福里奇的憲兵，曾經問過高爾基：「你喜歡讀書嗎？舉如說吧，你
最喜歡的是些什麼書？」

尼吉福里奇時常把這位麵包師的助手，請到他的警亭裏去，談起關於大學生和人民
的敵人的情形。

尼吉福里奇解釋道：「一條看不見的線，正像一個蜘蛛網一樣，從當今全俄羅斯沙
皇亞力山大三世陛下的心中伸展開來。這根線穿過皇家的大臣們，各省的總督們，以及
在為陛下服務的所有的官員們和臣僕們，一直到最低級的普通士兵為止。正是這根線把
一切聯繫起來，把一切都攏絡起來。這根線的看不見的力量，把陛下的國度永遠永遠維
繫下去。你聽懂了嗎？」

高爾基懂了。他開始愈來愈加感覺到這根看不見的線了——這是一根偵探和告密的
線。

全國都被籠絡在這個蜘蛛網裏。政府通過了它的偵察機關就將革命黨徒地下發掘出來，再把他們投進監獄或是送到懲役營去。

這根看不見的線纏繞着那些比較弱的人，他們雖然看出了現狀的不公平，但他們沒有勇氣來反對它。在每一個人的周圍都形成了一個真空圈，這個人雖然不屈膝低頭，但是並不很容易逃出這個真空圈的。

高爾基漸漸地也開始感覺到這個真空圈在緊包圍着他了。

戴倫科夫的麵包舖的情形，比塞爾諾夫的燒餅乾店要好一些，但是高爾基還是整天都忙着，有時候要做到很晚。在一天的工作的困疲之後，他就回到他住的那間小室，把一盞點着陰暗的藍玻璃罩的小油燈拖近書旁，坐下來讀書。

在這些夜讀的時間當中，高爾基積聚了很多的知識。一個翻過身來的箱子成了他的櫃子，在櫃子上的普式庚的集子旁邊放着的，是生物學家塞成諾夫的「腦筋之反射」的著作。

他常常閉上書本夢想着另一種生活，這使他相信必定在什麼地方還存在着「一種文化

的和充滿着生趣的生活。

他渴望着把這些思想能明白地告訴其他什麼人。

他懷着恐懼與希望兩者相混淆的感情，不願尼古福里奇曾經暗示過他的那種危險，轉向那些把自己的生活和革命緊相聯繫着的人。

他在地下的組織裏得到了大家的同情歡迎。但是他們對待他的態度，正像知識份子經常對待自學的人們一樣的，是多少有些謙卑。

他們時常這樣介紹高爾基：

「這是從民間來的……一個自學的人」。

他們對於他的才能表示十分驚訝，但他們時常不聽他所講的話，甚至還會開他的玩笑。

有時候高爾基想發表他的思想。

他們會截斷他的話：「喂，停住！」

高爾基就打斷他自己的發言。

他開始弄了一本筆記簿，在這本筆記簿裏，在他所讀過的書刊裏抄下來的字句中，寫上了他自己的詩句。他寫過關於他不幸的朋友——玻璃工人阿拉托里的事情，還寫過這樣的詩，說雪融化了，變成了濁水流到麵包舖的地下室裏去，但是寫得最多的，還是他所心愛的伏爾加河。

高爾基從來不把他的筆記簿拿給任何人看的。

三 『馬卡爾生活中的一件意外的事變』

「無疑地，夫人，你一定知道一些治牙痛的方法，是不是？但是我的心裏有種牙痛病。這是一種很利害的病症，但是 查斯的針，再加上一些拜托爾德·希瓦爾茲所發明的那種牙粉，就足可治好它的。」

——亨利勃·派涅——

從尼費尼·諾甫哥羅德來了一封信，告訴高爾基，說他的外祖母去世了，這是他在

這個世界上的僅有的一個最接近和最愛的人……。

秋天帶着連綿不斷的雨水來臨了。就好像尼古福里奇在他的警亭裏所說的那根看不見的線，已經纏繞着整個煩惱的大自然。

高爾基回想起過去，想起他的外祖母，他們在樹林裏的奇異的漫遊，和他的書籍——當其他的一切，都像這個無盡的秋天一樣地沉悶時，這就是他生活中的最好的光明的一面了。

夜裏面，憂鬱的旋律，從高爾基的小窠裏透出來。當心裏沉重的時候，他就彈奏提琴……。

這是很多人自殺的一年：有一個大學生在他臨終的信中寫着：想「更迅速地擺脫開生活」。

有幾個高爾基的朋友，也想「更迅速地擺脫開生活」。一個蓬頭的苦臉的學生摩日康茲基，就是自殺的……。

在一八八七年十二月十四日這一天，喀山的「伏爾加新聞報」登載了下面的一段新

聞。

「十二月十二日晚八時，在喀山卡河畔之波德留伊拉亞街，有一來自尼幾尼·諾甫哥羅德之手藝人阿歷克賽·瑪克西摩維奇·皮西科夫，因圖謀自殺，用手槍射中左肺部。皮西科夫立被送入地方醫院，據醫生云傷勢甚為危險。此外在其身上尚搜出有紙條一張，云其自殺與任何人無關」。

爲什麼這位「來自尼幾尼·諾甫哥羅德的手藝人阿歷克賽·瑪克西摩維奇·皮西科夫用手槍射中左肺部」呢？高爾基在二十五年後所寫的一篇小說：「瑪卡爾生活中一件意外的事變」中，曾經加以解釋過。這僅僅是一件意外的事變，但是一個悲劇的事變，這正是阻礙着高爾基的生活道路的許多難以置信的困難的一個附加的例證。

高爾基爲了決心要自殺，就到市場上去，用三個盧布買了一把圖拉的手槍……。

在同一天夜裏面，高爾基就出發到城市的近郊去了……。

他被發現躺在河岸邊的雪地裏，並立即被送到醫院裏去。

在他的袋子裏，找到了一張奇怪的字條：

「我的死，應該歸罪於德國詩人海涅，因為他發明了一種心的牙痛病。我將我的護照附在此地，這是我專為這個機會弄來的。請大家在我死後檢查一下我的遺物，就會知道在最後是什麼鬼纏住我。」

「大家從我的護照上，會知道我是A·皮西科夫，但從這個字條上，我希望大家看不出什麼」。

醫生的診斷，說病人會在三天內死掉，這幾句話深透進高爾基半清醒的心。

他說道：「不，我不會死」。

這位教授生氣了。顯然地，他認為病人的這種態度是很不禮貌的。

高爾基並沒有死。

在他慢慢的和困難的恢復時期當中，他的老朋友塞爾諾夫餅乾店的工人們時常來看他。他從他們的嘴裏，聽到了安慰的話語，這些話是樸素的、溫存的而又合乎人性的。

高爾基覺得「他心中的牙痛症」已經過去了，他要繼續生活下去。

四 鄉村的商店

他回到了戴倫科夫的麵包舖，但是並沒有多久。

這時候有個叫做米哈伊爾·安東諾維奇·羅瑪斯的人，時常到麵包舖裏來。他是一個鎖匠的兒子，曾經做過鐵路工人，這位老革命家已經被放逐過十年，因此他給了人家一個印象，好像他是一個具有非常的毅力和穩定的決心的人。

羅瑪斯對於高爾基非常感興趣。他意識到這位麵包師的助手需要指引和支持，因此就請他到伏爾加河旁的克拉斯諾維多伏村去，他在那兒開了一家小小的商店。這家商店成了羅瑪斯在鄉村的隱退之所，他就當地的農民之間進行革命的宣傳工作。

這樣高爾基就到鄉村去，和羅瑪斯同住在一起。

在克拉斯諾維多伏村，他第一次得到了一個仔細觀察農民生活的機會。他在鄉間所消磨的每一天，都在他的心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高爾基過去所讀過的許多書當中，農民們都被描寫成爲夢想的和好心腸的人。但是在克拉斯諾維多伏村他所看見的，却完全是另外一種情形——是盲目的憎恨和狠性的貪婪。三個人用木棒互相毆打，結果一個老太婆被打斷膀臂，一個年輕人被打破了頭——而大家都只不過是爲了一隻打破了的泥鉢子。這樣還沒有過一個禮拜，同類的事情又發生了。

克拉斯諾維多伏的小康的村民，他們憎恨羅瑪斯和他的商店。有一晚，一羣人聚集在他店舖的附近，而大家對於他的意見，是遠非敬意的。

在高爾基到達當地不久之後，富農們就開始活躍起來了。

伊索特是一個和羅瑪斯關係很好的農民，突然被人家打破了頭，就死在伏爾加河岸上。

這時又有什麼人用散彈槍向羅瑪斯開了一槍。

在這之後，富農們用火藥裝在他的房子的一個木柱裏，把他房子裏的爐灶炸毀。最後他們就放火燒掉他的店和房子。高爾基在頂樑裏被火焰所包圍着。他就用一件羊皮

衣把身子裹起來，從窗口跳下去。

羅瑪斯的店舖被燒成平地了。高爾基不得不另找一個藏身之所。

他離開了克拉斯諾維多伏村。他和他的朋友巴里諾夫，沿着伏爾加河旅行到阿斯特拉罕去。這是一條長途的旅程，他們有時候藏在裝乘客的輪船上，有時候就當船夫。最後他們到達裏海邊了。高爾基在這兒第一次看見了大海。也正是在這兒，這位麵包師和商店的助手，開始成了一個漁夫。

第三章 鐵路上的守夜人

高爾基從裏海回到了喀山，他覺得喀山是荒涼而不受人喜歡了。戴倫科夫的舖子已經倒閉了。許多老朋友也影蹤全無了。

沒法在城裏找到存身之處，高爾基於是在一個冷落的小小鐵路車站杜布林卡做了守夜人。

從小以來，深藏在他心中的願望之一，是遠離了市鎮，而住在什麼守林人的茅蓬或者什麼僻靜的小車站上。

而現在，他這孩子氣的可憐見的願望是成爲事實了。可是即使如此，他的心情還是不能安甯。

每夜，從黃昏六點鐘到第二天清早六點鐘，高爾基手拿棍子，得在那貨車車棚四週巡邏，看守那些袋麵粉。高爾基得提防那些麵粉被鄰近哥薩克村裏的哥薩克人偷走。然而，打算不告而取的，還不僅是那批哥薩克人。車站站長本人也未嘗不喜歡他名下的一份。站長是一個高大的結結實實的漢子，爆眼睛，黑鬍子。人人稱他爲「阿非利加人」。每逢有從南方，從裏海開來的貨車停在站上，「阿非利加人」就要打開車門進去，因爲那些車裏一定裝得有波斯來的綢緞或是東方的蜜餞菓子。「阿非利加人」把偷得的東西賣了，而用這種財他就來個狂歡酒會，並且強迫高爾基參加。

但還算運氣好，高爾基在這站上服務的時間只有幾個月，他得罪了「阿非利加人」的廚娘，一位罕有的女性，簡直和她的東家一般高大。她經常威脅高爾基道：

「你這小子，總有一天我給你顏色看！」

而在高爾基值勤了一整夜以後，她還要使喚他打雜——掃院子，照顧爐火，清除馬廄。

高爾基向這鐵路的總局上書訴苦。當然，總局裏不會有誰肯爲了一個守夜人控告一

個廚娘什麼的一類事來動動腰筋的。可是高爾基心血來潮，把他的控訴狀寫成一首詩的式樣。那些懶洋洋的總局職員們這可把這不尋常的狀態讀了一下，而且決定調高爾基一個輕鬆些的工作。高爾基於是被調到鮑里索格萊布斯克的貨站去看守貨包和油布。

這一個鄙塞的市鎮上的生活——那種醉生夢死和無奇不有的形相，使得高爾基頭痛極了。

鎮長會下命令舉行祭祀，爲的要讓被什麼井裏的或勞的地方的鬼怪；鎮立學校的教師每星期六會在公共浴室裏痛打他的老婆。祭禱也好，打人也好，反正在這鎮上引不起一點點的憤慨或驚訝。……

在「看守人」那篇小說裏，高爾基講到他那時在鮑里索格萊布斯克的生活道：

「照常神往於光榮的事業和光明愉快生活的夢想，我看守着貨包和油布，一排一排的雪蓋着的木棚，鐵路枕木和木料，謹防着鄰近的哥薩克村裏來的哥薩克人。我讀海涅和莎士比亞的作品，可是晚上有時候我會突然一驚又回到塵世上，回到這滲透了周圍一切的枯燥無味的愚蠢醜惡，於是我就會坐着或躺着這麼幾小時，腦子裏空洞洞的，好

像當頭挨了一下打擊一樣」。

有不少受過教育的人在這鮑里索格萊布斯克鐵路服務，——進過大學或高等學校的學生，經濟學家和軍官。他們中間有幾個是被認為政治上的「不穩份子」，曾被充軍，或坐牢。

按捺不下一肚子的憤慨，高爾基對他們談到他對於鮑里索格萊布斯克那些小市民們的想法。可是他們聽了，只是笑笑。高爾基所講的這一切現象，在他們看來不過是些有趣的閒談資料。

高爾基看到這態度是吃驚的。當他在喀山時，在那邊的革命者圈子裏的時候，他也曾感覺到同樣的不可見的圍牆，把他從那些知識份子分隔開來。這曾經使他十分痛心，但無論如何，他是尊敬他們的，而在這裏，在鮑里索格萊布斯克，他看到這些知識份子竟不過是些庸俗的佻佻復復的裝扮成紳士樣的傢伙。

他們之中只有一個，名為巴任諾夫的，聽完了高爾基的那番話後，說道：

「真是可怕啊！」

這句話是真心話，高爾基心裏敬重他。

那時候，高爾基好像被那些病毒的印象所傳染了。他變得脾氣暴躁，瞧不起人。在這一個痛苦的孤獨時期他所讀的書，都告訴他，人生不單是陰暗而愚蠢，也有光明而快樂的一面。

這一點，高爾基是堅決地相信的。然而擺在他生活前途的，還有別的使他更痛心的事情。

他從鮑里索格萊布斯克被調到了克魯泰亞車站，充當過磅的記數者。

在這溼沒在大草原中的小站上，一個人感覺到好像被放在什麼不可得見的巨大無朋的鐘形玻璃罩的下面了，——心情抑鬱、淒涼而寂寞，土撥鼠啾啾地叫，蚊蟲嗡嗡地叫，偶爾的一列火車隆隆地馳過，就是這樣，再沒有別的了。在鮑里索格萊布斯克至少也還有書，而在他和那些貨包和油布混完一天以後，高爾基也還可以和海涅及莎士比亞靜靜地在一處。可是在這裏呀，除了幾本捲了角的『尼瓦』雜誌，就什麼也沒有。

有一天，高爾基得到通知，他的朋友，在鮑里索格萊布斯克的巴任諾夫，在教堂裏

用手槍自殺了。遺書叫他所有的書都送到克魯泰亞送給「瑪克西米奇」(註)……。
有許多次了，高爾基親眼看到，不願意再活的人却正是他覺得比其他的人們好些的
人……。

×

×

×

高爾基現在快滿二十二歲了。去報告服兵役的時間一天一天近了。

他離開克魯泰亞步行到尼茲尼·諾甫哥羅德。

那時正是春季，可是高爾基不希望能在秋天以前到達他的故鄉。

(註) 高爾基的父名瑪克西摩維奇的另一種稱法。

第四章 「老橡樹之歌」

他徒步流浪過頓河流域，拜訪了坦波夫和里亞桑區，逗留在哥薩克村，在村鎮和修道院，一路找短工，換取那足夠維持他前進的食糧。

這是高爾基第一次的穿過俄羅斯的旅行。

終於，在九月，他到了莫斯科。

他急急忙忙趕到哈莫甫尼基區，——到托爾斯泰所住的那所古老的住宅去。

托爾斯泰不在家。蘇菲亞·安德萊耶夫娜這位偉大作家的夫人，招待這陌生人到廚房裏去喝咖啡和吃麵包捲。這位伯爵夫人有意無意地說：老是有大批不三不四不幹正經的人們來找萊夫·尼古拉耶維奇（註）。高爾基很有禮貌地同意她。

高爾基不再往前走，要到尼幾尼·諾甫哥羅德。他怎樣度過這一段的旅程，後來他回憶道：

「這是九月的末尾了。地面被秋雨痛快地淋着。冷風掃過那佈滿稻根的田野，林木變色，鮮豔奪目；這是一年中間最美麗的季节，可不見得是徒步旅行的最好時光，特別是穿了一雙破靴子。

「在莫斯科貨站，我說服了車警，讓我掛在裝牲畜的敞車裏，這裏有八條契爾卡斯公牛，目的地是尼幾尼·諾甫哥羅德的屠場，它們中間的五位多少也還斯斯文文的，可是其他的三位却一路上想盡方法使我不愉快。每一次它們搗亂成功了，就得意地醒醒鼻子而且哞哞地叫。

「那車警，一個五短身材的，羅圈腿的傢伙，有一撮小鬍子，他擅自派了我給我的同伴餵食的差使；列車每一次停下來時，他就從門外丟進一抱乾草來，命令我道：

（註）這是托爾斯泰的教名和父名。

「領它們！」

「我同這些公牛做伴，足足有三十四小時，整段時間中我老是天真地想，但願我一生一世不再遇到像它們那樣不可理喻的怪物」。

高爾基不是空手回到尼幾尼·諾甫哥羅德來的。在他的行囊中有一本寫滿了詩篇的日記本，其中有一首題為「老橡樹之歌」。

高爾基喜歡這首詩，他深信要是一旦發表了一定會在他的伙伴們心上留下一個不可磨滅的印象。

高爾基沒有被軍隊接受。

「他不成，他的肺有些小洞洞」，這是軍醫的判斷。

於是 he 不得不找事做了。於是這位被辭退過的洗碗碟的人，餛飩師傅，戲台上的跑龍套，以及鐵路上的守夜人，又變為一家燒坊裏的不熟練的工人。他的許多職務之一是送「巴瓦里亞麥酒」給顧客們……。

街上的人們要回頭看他，看他那——身古怪的裝束——那是戲班子裏強盜用的寬邊大

帽，廚子穿的白布工作衣，警官用的藍色軍褲。

高爾基也引起了警察的注意，但是引起警察的興趣的，倒不是這位「巴瓦里亞麥酒」的送貨人的古怪的服裝，而是一些完全不同的事情……。

有許多革命者剛巧那時也住在尼幾尼·諾甫哥羅德。他們之中有幾個是從喀山來的。高爾基的老朋友，是在喀山大學風潮以後被放逐到尼幾尼·諾甫哥羅德來的。

這位上身是廚子的白色工作衣而下身是警官的藍色軍褲的角色，於是就常常出現於這些不法之徒的圈子裏了。

高爾基的宿處又是和喀山來的另外兩位政治亡命客住在一處的，——一位本來是教員，名為契金，一位是被開除的大學生，叫做索摩夫。

這就更加引起了警察的懷疑。

特務人員開始監視高爾基和他的同志所住的屋子。

調查的公文發到各鄉各鎮，搜集那有關於尼幾尼·諾甫哥羅德的手藝人阿歷克賽·

皮西科夫的情報。

不久，從摩彼得堡來了逮捕索摩夫的命令。

然而警察遲了一步。索摩夫已經不見了。警察就追問高爾基。

「皮西科夫被質詢的時候，態度颯強，而且傲慢」，憲兵們這樣報告他們的頭子。

於是高爾基也被捕了，關進了尼幾尼·諾甫哥羅德監獄的四個塔樓之一。

「你想想你是那一門子的革命黨？」在審問時那憲兵頭子恨恨地說。「你寫些詩一類的東西……囉，要是我放了你，你不如拿你這些擲什子去給柯洛連科看看（註）。你認識他麼？」

末了，那憲兵頭子又說：

「你應當讀點書，囉，寫點什麼，可是，不要幹那一套……」

所謂「那一套」，是指革命運動，這憲兵頭子不能預先見到，幾年工夫之後，恰恰正是高爾基的文章將那樣多的麻煩帶給了他和他的部下。

（註） 柯洛連科（一八五三——一九二一年），俄國文學家，對高爾基挾持甚力。

高爾基坐了一個月的牢，然後被釋放了。但是他已經被登記為「不穩份子」，經常在警察監視之下。

高爾基並不放棄革命的鬥爭。可是另一方面他當真依着那憲兵頭子的勸告，他去見了柯洛連科。

烏拉地米爾·柯洛連科那時也住在尼幾尼·諾甫哥羅德，他是全國聞名的作家。他的短篇和長篇的小說在知識階層中極為風行，但政府官吏以及商人階級却害怕他那些發表在日報上的針針見血的文章。

有一個奇怪的傳說廣泛地流行於人民之間，說柯洛連科是有人從外國派他來反抗沙皇政府的……。

一臉的嚴肅，笨手笨脚地，高爾基將他的詩稿「老橡樹之歌」，放在柯洛連科面前，這首詩他自己是多麼得意呵。

柯洛連科翻着這一厚疊的原稿。

「這裏你寫的是「Nizgar」了」，他說，「當然，這不過是筆誤而已，沒有這樣的

一個字。這應當寫爲「Viereck」！(註)。

高爾基很感激這位鼎鼎大名的作家，爲的是他那顧全一個文學後進者的自尊心的口吻。可是，啊囑，實在這不是筆誤，實在是他寫了白字……。

柯洛連科接着就討論到高爾基這些習作的品質。他說它們缺乏「圓潤」。

詩中有這樣的一行：

「我到這世界來，並不是爲了妥協，而既然已是那樣啊……」

「而既然已是那樣啊」——不，這就不好！柯洛連科鄭重說。「這一句，造意用字是拙劣而不漂亮的。而既然已是那樣啊，既然是這樣啊——你聽得出那調子麼？」

高爾基第一次注意到這一點。

幾天以後，柯洛連科將原稿送回來了。

在原稿的封面上，他寫道：

(註) 「Zizgag」意爲「蜿蜒」或「曲折」，但是高爾基將這個字寫錯，寫成「Zizgag」。

「從這一首『歌』上邊，難以看出何者是你所擅長的，可是我認爲你有才氣，寫一點你親身經驗過的什麼，再拿給我來看看罷。我於詩不很在行，而你的詩又頗有費解之處，雖然其中有些地方是生動而有力的」。

再也不寫了——詩或散文——高爾基這樣自己決定。

這決心是頗爲認真的。在他住在尼幾尼·諾甫哥羅德的兩年間，高爾基沒有再提筆寫過什麼。

然而，除了在燒坊裏推滾着酒桶而外，他生活上需要別的什麼樂趣。

但是，世事是這樣安排着的，在這裏，在尼幾尼·諾甫哥羅德，高爾基又一度感覺到那老樣的熟習的空虛，叫他回憶起生活在克魯泰亞的那些陰慘寂寞的日子。

他參加了那些知識份子的研究會。在這些會中，他遇到了許多出色的人。可是高爾基不久就認識得更加清楚，即使是他們中間最好的幾個也還是和人民及生活隔離着的。他們讀書，滔滔不絕地巧妙地辯論，——這就是全部。

可是高爾基正在追求另外的東西——他追求着的，是真實的生活和情緒……。

他得了結論：他做得到的最好的辦法是到別的地方去，作長期的旅行。他打算投効在一個地形學的考察團。他所認識的一位官長答應他帶他到帕米爾去。

但是高爾基不能參加那考察團——因為是「不穩份子」的緣故，他被摒除了。

夏季的一天晚上，高爾基獨坐在河岸峭壁的長凳上。從他坐的地方，他看得到伏爾加河以及對岸的濃霧籠罩的草地。

一位蜷曲鬍子的陌生人悄悄地在高爾基旁邊坐了下來。

這陌生人就是柯洛連科。

「喂，」他說，「你還在寫作麼？」

「不。」

「這就可惜了，我認真相信你是有才氣的。你心境不好罷，先生。」

這可說對了；高爾基的心境不好。他對於他的文學天才失了自信，知識份子們的學究式的討論使他厭煩而只覺得全是白費，最後但亦不失為最要者，他是在鬧戀愛。他有生以來第一次熱狂地在戀愛，可是他所愛的却是一個有夫之婦而且遲疑不決不能爲了高

爾基而離開她的丈夫……。

高爾基離開了尼幾尼·諾甫哥羅德，就和兩年前離開那僻遠的車站一樣，他再度流浪，走遍了俄羅斯。

第五章 流 浪

「他是一個極其行跡可疑的角色——讀書多，筆下很健，足跡遍及全俄（大部分是

步行的）」。

——引自沙皇警察的檔案——

高爾基順着伏爾加河走。在察里津，他跟伏爾加河分手，橫渡了大草原。

他在羅斯托夫住了一個時期。在這裏的骯髒的碼頭上，工作是有的——從土耳其的輪船上起卸潮濕的皮革和一簾一簾的煙葉，工作時間差不多跟塞爾諾夫麵包舖的一樣長，每天十五小時。但無論如何，高爾基在這裏總算是做一天可以拿到五十個戈比了。

這是一筆未之前聞的財富呢。塞爾諾夫只給他每天十個戈比呀。

在工作中間有個短短的休息，高爾基和他的新伙伴，就趕到河岸上那些遼遼草草搖

起來的賣牛羊肚的攤子面前去。工作得特別順手的日子，高爾基就到那猜不透是什麼意義的叫做「Yeishop」的小酒店，這裏擠滿了碼頭工人和馬車夫。

高爾基住在近碼頭的一座房子的地下室裏，一個老太婆將她自己住的那一間房劃出一角轉租給高爾基，租費每夜五個戈比。

高爾基在羅斯托夫住了一時，就離開了。他流浪過烏克蘭，又從烏克蘭流浪到了貝薩拉比亞，到了多瑙河邊，直到羅馬尼亞邊界。

二三年後，警察給聖彼得堡當局所作的報告上寫道：

『皮西科夫從尼幾尼·諾甫哥羅德步行到了貝薩拉比亞，目的在進羅馬尼亞而最後則到法國，但因沒有准許他出境，他就折回，向克里米亞和外高加索那方去了』。

從貝薩拉比亞折回，而向外高加索去的路程，——這是幾千俄里的長程呢，——高爾基多多少少是沿着黑海的海岸走的。

他這流浪的時間很長，差不多兩年。

他從這一村到那一村，步步發見着新而奇異的地方：摩爾達維亞和克里米亞，庫班

和喬其亞。

無數的事物印在他的心上——海，碼頭，大船，馬羣，茫茫無際大草原上的篝火，天邊隱約的山峯，吉卜西人的蓬帳，韃靼牧羊人，和尚，走私者，漁夫，遊手好閒的浪人，朝拜聖地的宗教徒……。

他幾乎淹死在克爾奇海峽。他在喬其亞軍用公路上碰到了大風雪，被封閉在雪中：

……。

而且飢餓又常常拖住了他的脚步。

他走過的，是富庶之區，可是他的行囊裏常常連一片麵包片也沒有；他認為這是一種罪惡，但最糟糕的却是飢餓妨礙他的思索。

在阿布哈吉亞是好的。在這裏，高爾基大部分是靠野蜜過日子的。蜜蜂採了桂花和杜鵑花的蜜，高爾基就在樹洞裏探尋，裝在他的食鉢裏。

但在情況最艱難的時候，高爾基就準備任何工作都做一下了。他在高加索的契爾卡斯人的村莊前前後後做過多時的短工，在烏克蘭的猶太人居留地他幹過廚子，在一個鹽

場上他做過小工，而在築路的工程中他又當過苦力。在漁村中，他幫人家拉網換一頓夜飯。有一次，他只得坐在一個死人旁邊唸禱告文——在這特殊的村子裏，竟找不到別的活。於是他就唸着禱告文，整整一夜，到了早上，他揣了一大塊麵包却没有肯受人家給他的錢，他就動身，繼續他的橫渡大草原的旅程。

什麼東西在驅使他奔波呢？他時常自己也覺得奇怪。

靜靜地望着一只土耳其式的小帆船慢慢地駛出海去，靜靜地聽着一只田鼠在大草原的豐草中索索作聲，靜靜地看看樹葉飄蕩迴轉在鏗鏘琮琤的山澗的泛着泡沫的水面，個個聽辨認出那丁丁之聲是啄木鳥在什麼大樹上工作，——這一切都是神奇地賞心悅目的……

但比這一切更為神奇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在各處路上踽踽，遇到人，而且竭力去瞭解他們。

離開尼幾尼·諾甫哥羅德以前，高爾基讀過波米亞洛夫斯基的所有著作（註），——這位作家高爾基很喜歡。

波米亞洛夫斯基的一部小說裏面說過，一個人必須從生活的各條路上去研究人之本性，——從小舖子的老板，從遊手好閒者，從漁夫和走江湖的……。

高爾基就要從生活的各條路上仔細觀察那些男男女女，研究這些「人民」，那是他的「指導者們」中的幾位曾經講過得那麼多可又實在知道得那麼少的。

然而他又常常從一個觀察者的身份變成了事件的參加者，特別是那事件激起了他的不平，使他憤怒到熱血沸騰的時候。

在一個烏克蘭村莊裏，他碰巧看見了當地叫做「馬奔」的懲刑的慘劇——一種殘酷的刑罰，施於被指為不真的婦人的。

一個懦弱而矮小的女人，比一個小姑娘只大得一點，赤身裸體被套在一輛兩輪車上，跟一匹馬在一起。亂蓬蓬一頭黃赤色的頭髮，兩眼噴紅的一個農民，這是她的丈夫，爬上了車，趕着車走，揚鞭抽打，一下一下輪流地打着那匹馬和他那赤身裸體的老婆。

（註）波米亞洛夫斯基（一八三四—一八六三年），俄國小說家。

車子後面跟着一羣大聲嘲笑的閒雜人們。

在村民們看來，這不是殘酷的報復行爲，而是例行的風俗，一件平常的事情，不足爲奇的。

沒有誰覺得那黃赤頭髮農民的行爲是野蠻的，至於站在那不幸的婦人一邊說句把話這樣的念頭，根本就不會進他們的腦袋。

高爾基後來在他的題爲「馬奔之刑」(註)的小說內描寫這一事件，結尾是這麼說的：「這是我一八九一年七月十五日在尼古拉耶夫州赫爾森縣的康地波夫卡村，親眼所看見的」。

可是，他沒有說到那時有一個人確是出面爲這可憐的女人抱不平，而這一個人就是作者自己——高爾基。

(註) 這篇小說的原名是「結論」(「Vyvod」)，現在此地這個譯名，是根據英文的

「The Trotting Ordeal」譯出的。

他挺身而出，對抗那些閒雜人們，所有的村民都怒氣沖沖地撲向這位外路人。他們毒打他一頓，比對付那女人更凶惡些，他們擡他出村，扔他在路旁的爛泥裏。

高爾基昏倒在那裏。

湊巧有一個奏手風琴的趕場回來經過這地方，看見有個滿身血污的人躺在亂草裏，就把他載上車子，送他進了尼古拉耶夫的醫院，高爾基在醫院裏住了許多日子，——康地波夫卡村的人們幾乎送了他的命。

康地波夫卡的慘劇，高爾基還是碰巧看到的。在流浪途中，他更常常忽然離開了大路，轉入了鄉村小徑，特意要去看那些住在農村的人們是怎樣生活着的。

經過原班的哥薩克村的當兒，他聽說邁科普鎮上發生了「牛瘟暴動」。被派來防禦牛瘟的沙皇官吏處置不當，因而激怒了那鎮上的老百姓將官方的隄營打了一頓。

官方於是調兵來了，哥薩克朝羣集的農民開槍，打死了許多。

高爾基趕到邁科普去。

他到了那邊時，他看見寡婦們在哭，看見到處全是恐怖的空氣，看見哥薩克在街上

橫行無忌。

這新來的角色立即引起了官方的注意。他被捕了，關在營房裏，——因為當地的監牢已經是滿滿的了。

在審問的時候，憲兵隊的大鬍子上校打算弄明白，究竟為什麼高爾基要在這個麻煩的時期趕到滿科普來呢？

「我要認識俄羅斯」，高爾基回答的很乾脆。

那上校突然脫口叫道：

「這不是俄羅斯，這是豬圈啦！」

這一個自稱名為皮西科夫的被捕了的人，種種地方都能引起警察的懷疑。他在各處流浪，沒有什麼一定的業務，他行囊裏有書，甚至還有滿滿一日記本的詩，而在審問的時候，他的答語傲慢，眼光裏有蔑視的神氣。

可是沒有直接證據辦他的罪，關在營裏幾天以後他就被釋放了。

邁科普兵營是高爾基的多風浪的一生中第二次的監禁。

第六章 第一篇小說

高爾基的南俄的長期漫遊，終於在高加索的梯夫里斯告了結束。

但在這裏，生活也不是玫瑰花圃：跟舊時同樣的勞役，同樣的租住在地下室，同樣的和警察鬥爭，同樣的沉重到背脊都會壓斷的工作……然而也還有好的日子，恐怕是高爾基青年時代最好的日子。

在梯夫里斯，高爾基遇到新的人，交了新的朋友。

他開始在鐵路局的機器修理廠內工作，不多時，他就和革命思想的工人和學生有了接觸。高爾基發見他們雖不是慫恿的好為人師者，却都是坦白而好的同志。

和他們一起，高爾基從事於工人中間的革命宣傳，主要是在鐵路工人中間，而且經

常準備有「銅鈕子」來拜訪，——「銅鈕子」是他們加給憲兵的稱號。

也有幾次高爾基又勸了流浪慾。有一時他想做一個「江湖戲班子」的演員，——肩行李，周遊地方，在村子裏演些簡單的戲。他甚至已經糾合了小小一組同道了……可是他沒有做成「江湖班子」的演員。在梯夫里斯，他遇到一位認識他的潛藏着的天才和他的確實職業的人。

這個人就是亞力山大·梅福地維奇·卡魯伊尼。

卡魯伊尼，是一個秘密組織名為「民意黨」的會員，因為做革命活動，已經坐過六年的牢了。他具有一切才能中可說是最難能的一項本領——知人之明。他懂得如何引人確定他自己的前程。他是個好的評價者，好的個性評判者，知道怎樣導引別人的長處，並且幫助他們培養他們的長處。

和卡魯伊尼第一次會面的時候，高爾基就跟他說到自己的直達貝薩拉比亞，沿伏爾加河的漫遊，說到路上的冒險事故，也說到自己的感想。默然看住了高爾基，卡魯伊尼覺得這位新同志不單是一個命運不平常的強壯的青年人，不單是一個相貌颯強，心性浮

躁，毫無目的的流浪漢。

在高爾基自述的故事中，卡魯伊尼感覺到偉大的天才和一顆高尚熱烈的心。

這偶然的相識，就發展成爲深刻真摯的友誼。

卡魯伊尼看出高爾基會在文學上揚名的。

「把這些都寫出來罷」，他固執地一遍一遍地說，新朋友的故事簡直使他入迷。

高爾基當真寫了，可不是卡魯伊尼希望他寫的那些。

到這時爲止，高爾基已經積累了無限豐富的印象，生活曾使他接近了各色人等——在房屋地下層的，在作場和輪船房艙的，在農民的木頭小窩和安適整潔的都市建築的，在穀倉和看守人的茅蓬的。他知道做一個拾垃圾的，當廚子，畫裸像的，做餅乾的師父，碼頭工人，肩挑小販和鐵路工人，是怎麼一個意義。他見過他的祖國，只有徒步旅行者方能這樣見過——從這一條溪澗到那一條，從這一堆露宿者的野火到那一堆……。

那麼，看起來，只要他寫出來，寫他自己，寫他親眼所見的一切，寫他的感想，就成了。然而高爾基一提起了筆，這一切的豐富印象就好像從他記憶中消褪了，而另外一

些字句，不久以前讀過的書本子上的字句，却跑到他心上來了。結果，他寫出來的不是他自己的話而是模仿了英國詩人拜倫的詩，或者是那個意大利詩人萊奧巴爾第的韻文。

結果是濃豔有餘而力量不足。

卡魯伊尼明白其中的原故。

「只把你自已看見的寫出來罷」，他敦促齊高爾基。

回憶到從前在貝薩拉比亞的漫遊，有一天他講起了那時候他在一個吉普西人的帳篷裏聽一個老吉普西人叫做瑪卡爾·丘維拉的，講過拉達和洛伊科·左巴爾的傳說。

這一個傳說使得個個人都聽出了神。高爾基決定把他和那老吉普西人的會見寫成小說的形式。

卡魯伊尼將這篇小說給梯夫里斯的一家重要的報紙「高加索報」的編輯看。

這篇小說引起那編輯的大興趣，原稿上只缺少了一樣東西——署名。這位作家當堂在那家報館的編輯部裏的時候，就當場創造了一個，這就是：

「瑪克辛·高爾基」(註)。

一八九二年九月，「瑪卡爾·丘德拉」——高爾基的第一篇小說發表了。

那年秋末，高爾基動身回到他的故鄉尼維尼·諾甫哥羅德。

他帶着對於卡魯伊尼的永久的懷念，離開了梯夫里斯——第一次在他身上發見一個作家的，就是卡魯伊尼。

（註） 意譯為「苦痛的那克辛」，高爾基一字在俄文意為「苦」。

第七章 伊古迭爾·赫拉米達

高爾基不是一個人回去的。奧爾加是他在尼幾尼·諾甫哥羅德愛上的一個女人，她的影子在他長期的流浪中曾經伴隨着他，證明已經是在梯夫里斯。

當高爾基偶然聽得這個消息的時候，他暈倒了——這是他一生中的第一次。

奧爾加事實上已經離開了她的丈夫，現在他們是沒有理由不同居了。她隨同了高爾基回到尼幾尼·諾甫哥羅德。

他們在一個步履蹣跚的教士的花園裏租到一間浴室，組織了家庭。冬天來到了，浴室裏寒冷異常，當他們用火把房子暖一下的時候，肥皂和樺條的臭味滿室都是。

高爾基在尼幾尼·諾甫哥羅德的一個著名的自由主義的律師拉雷的事務所裏，擔任

書記的工作。他抄寫申請書和控告書，有時也爲了有調拉留事務的事出席法庭，但到了夜晚，便把外屋當作他的一個書房，坐在裏面讀巴爾札克和哲學家們的著作，夢想到遠方——到印度，和錫蘭去旅行。可是最多的還是寫作小說。

他踴躍着把它們送給一個出版家。文學對於他是一種心愛的幾乎是神奇的事業；而他自己的力量却似乎是不中用的可憐的。

有一天高爾基寫下了一篇關於他和一個名叫葉米良·畢拉伊的伙伴怎樣沿着黑海岸餓着肚子漂泊的故事；在夜裏，在一個廣大的草原上，他的朋友告訴他曾經怎樣作過一次不幸的嘗試，「用錢袋去打人家的腦袋……」。

高爾基的一個朋友把原稿帶到莫斯科，不久之後他便看到他的「葉米良·畢拉伊」在「俄羅斯新聞報」上發表了。這決定了高爾基的第二步。他把他的小說寄到喀山去，給「伏爾加河新聞報」的編輯。

高爾基從喀山收到數約三十盧布的一張支票。這在他似乎是一筆小小的財產。

柯洛連科爲高爾基的小說所激動了。他願意跟這個用瑪克辛·高爾基的奇怪的筆名

的青年作家見面。

高爾基到市郊外的木屋裏去拜訪他。瑪克辛·高爾基一進去，柯洛連科便認出那個不相識的青年，就是數年前帶給他一首「老橡樹之歌」的那個人……。在一間裝滿着花，和書報夾的小屋子裏面，兩個人談着文學，俄羅斯鄉村和那些孤獨的俄國人，他們爲貧窮和不安的生活所迫，流轉在全國各地的道路上面。

柯洛連科稱贊高爾基的小說。

「你有一種非常顯著的個人的風格」，他說。「並不是每一個地方都恰到好處，還需一些潤色，不過那一切是有趣的」。

「你以爲我能夠寫寫嗎？」高爾基問道。

「當然！」柯洛連科大喊起來，帶着驚異。「你早已在寫——在發表的了，你還需要什么呢？假使你需要勸告的話，請你帶原稿來吧……」。

高爾基在柯洛連科這一個偉大的忠實的藝術家的身上，發見了一個熱心的辛勤的教

師。

柯洛連科的意見是簡單而又必需的，並且是中肯的。他對高爾基不要迷感於美麗的燦亮的句子，要謹慎用字，不要把人物寫得概念化。

而最後他給了高爾基一片友誼的勸告——離開尼曼尼·諾甫奇羅德。柯洛連科曾經聽說過高爾基的困難的境況，他的一度做過浴室的不適當的居處，以及關於青年作家的不甚幸福的家庭生活的事實……。

高爾基自己也知道事情不能再在現有的狀態之下拖下去，而最好的一個出路或許就是他和奧爾加的分手。他愛奧爾加，但她是沒有思想的，瑣瑣屑屑的，他們生活在不同的世界裏面。她對於他的文學上的努力，他的心愛的書本子和他愛好的夢想，是漠不關心的……。

奧爾加和他就此永別了。

柯洛連科邀請高爾基去担任「沙馬拉日報」的工作。高爾基接受了這個建議。於是抄寫法律文件和黏貼郵票的賤役，與小浴室裏的臭虫的不斷的戰爭，以至於爲了維持家庭而想掙些外快的苦鬥——這一切突然都成爲歷史上的事情了。

× × ×
是在沙馬拉，高爾基的事業才開始永遠地決定下來。雖然他有幾篇小說是早已發表了的，但從字義的正確性來說，他還不是一個作家，而是一個做各種零碎事情的人，一個律師事務所裏的一員書記，收入並不可靠。在沙馬拉，高爾基把寫作當作爲一種職業。

除了柯洛連科之外，在『沙馬拉日報』上面發表他們的文章的，還有若干著名的作家，如『阿爾魯希加的故事』的作者瑪敏·西比略克，『喬瑪的童年』的作者加林·米哈伊洛夫斯基。現在高爾基的名字在報紙上和他們的並列在一起了。每一個星期天，『沙馬拉日報』的讀者可以發見高爾基所寫的一篇新的小說。

高爾基回想他最近的過去——苦工、冒險、流浪、奇遇的日子，他從這個斑斕的，豐富的，無盡的記憶的泉源裏面，吸取了他的小說的材料，寫成了『馬奔之刑』，『金鉤的事件』，和『一個秋夜』。

高爾基也給『沙馬拉日報』寫關於地方生活的雜文。

他寫過關於街車，市立公園，當地的無賴少年，夏天劇場，醫院和市政會議的等等事情。散文是無情的和尖銳的。高爾基發表它們的時候，用了「伊古迭爾·赫拉米達」這個奇怪的姓名。

「你不是一個出色的雜文作家」，加林·米哈伊洛夫斯基當他和高爾基彼此介紹之後，曾這樣直率地告訴高爾基。「你有着一種粗率而敏捷的幽默感，可是你不知道怎樣去利用它」。

高爾基也充份知道那用「伊古迭爾·赫拉米達」名字發表的東西寫得潦草的，稱他作為一個特寫作家的作品，是「一項糟糕的工作」。

然而，比起瑪克辛·高爾基的小說來，「伊古迭爾·赫拉米達」的文章雖然還差，它們却有着它們的作用的。「赫拉米達」的小品文經常地抨擊那些沙馬拉地方上的權貴——紳糧和鹽商。在他的粗率而敏捷的筆觸之下，「赫拉米達」不斷地為勞動階級的青年，僕人和窮苦者，以及那些在生活上和他相近似，為他所了解的人民仗義發言。

高爾基在沙馬拉度着一種閒靜的生活，住在一所俯瞰伏爾加河的小屋裏面。他知道

他前面有着艱苦的工作，他那麼樣的工作者，祇有經過了長期摸索而終於找出了他的真正的職業的人才能夠那樣的。

當高爾基初到沙馬拉的時候隔過的『Nizhny』以及類似的筆誤（註），還不時會在他的原稿中出現。但是他對於莎士比亞和歌德，迭更斯和莫泊桑，撒克萊和雨果早已有着相當深的了解，萊蒙托夫和巴拉丁斯基的詩篇也能夠背誦，身邊還常常帶着佛洛拜爾或斯丹達爾的作品——那個時候這兩個法國作家在俄國還未被大家認識哩。

但是，拚法上的錯誤及時地消滅了，那時候高爾基的風格也日益確定了。每一個日子，他在他的臥室裏不停地寫着或讀着，他的臥室除了一隻行軍鐵牀，擺滿着書的書架子，和高高地堆着報紙的松木桌子之外，別無他物。白天在他是不夠長的，他一直工作到深夜。

冷靜的伏茲尼蘇斯基街上的夜曉的過客，如果偶然向高爾基的地下室窗子望一眼

（註） 見前

的話，便會看到在石蠟燈的淡黃的光亮中，有一個人的頭灣在散張的稿紙上面，他的頭髮僵硬地掛在他的臉上。

黎明了，在晨曦中的燈光顯得蒼白起來，可是燈却一直在點着。

×

×

×

當高爾基最初到沙馬拉的時候，當他的新聞記者們所知道的唯一的皮西科夫，是某位哥薩克軍官，他是因為從西伯利亞騎馬到塞彼得堡而獲得盛名的。『沙馬拉日報』的編輯們說明，他們報館所請的皮西科夫，並『不是一個軍官，而是一個流浪漢』。

一年之後，高爾基本人已經成名了。所有的伏爾加報紙，都想聘請這個青年作家去參加他們的編輯部。他並且從『尼幾尼·諾甫哥羅德之一頁』接到一份聘書。

這樣，高爾基便再次回到尼幾尼·諾甫哥羅德。

第八章 聲譽

高爾基發見尼幾尼·諾甫哥羅德改變了樣子。那舊時熟悉的軸潤油，酸椰菜和乾魚的氣味裏面，現在混雜着新鮮的油漆和沸騰的柏油的氣味。到處在修飾房屋，人行道也鋪起來了。

全俄工業展覽會預定在這個城市裏舉行。俄國的工業當時正在欣欣向榮。展覽會的目的，是要向整個的歐洲表現出俄國資本的成就和力量。

在一塊緊鄰着燦靛的貧民窟的荒地當中，搭起了一座一座的陳列館，它們的樣子好像生日蛋糕，精巧的人字頭的茅屋，和倒轉放着的水槽。館裏面堆滿着棉織物、麻繩、神像、彩瓷、金線織成的錦緞、鐵耙、摩洛哥皮等等……。當一個穿着俄國民族服裝的

紅髮人打着鈴響起『光榮，光榮，我們俄羅斯的沙皇』的調子的時候，從烏拉地米爾縣特別爲展覽會請來的一羣牧人，就在羊角上吹奏起來。一隻雙頭的金鷹（註）在會場上發着閃閃的亮光，它的上面有一個灰色的氣球在空中停泊着。

尼古拉二世親臨主持展覽會的開幕。商人們拿蠟燭，着色的瓶和喀山的肥皂貢獻給皇上致敬。他們用蠟燭造了一個小禮拜堂，用瓶子搭起一座凱旋門，而羅曼諾夫皇族的許多半身像，則是用肥皂塑成的。

這是國家財富的一次像煞有介事的表現，同時，却也暴露出了統治者的愚蠢。展覽會裏有一架俄國製的鋼琴陳列着，它的絃是用牛筋來代替金屬線製成的。這個樂器的格格的聲響，宛如一輛破舊的驛站馬車發出來的聲音。一個了不起的發明家，展覽了一架機器，他自己說，它創造出了工程中的一個大革命。可是這架機器所顯示出來的，不過是一輛過時的腳踏車。一個退職的書記官向觀衆展覽出他自己設計的一件趕馬車的器具

（註）雙頭鷹是帝俄的國徽。

；但當把它架在馬身上的時候，馬差不多就要發瘋般的跑跳起來。參觀者在會場裏還可以看到一匹活的海象，巴甫洛夫工匠製造的鐵耙，和廁所裏用的瓷器；但是俄國名畫家佛羅勃爾的一幅油畫，却被拒絕參加。

展覽會的參觀者，得有機會爬到氣球上面去玩耍。

「我們真正感謝你」，一個小商人模樣，留有一叢鬚鬚的老頭兒向每一個顧客答謝着說。他接着又問道：「假使你讓氣球飛去，它會飛到上帝那兒去嗎？它是不能夠的嗎，你說？那麼你知道我們爲什麼要到天上去遊玩呢？」

報紙上滿幅登載了關於展覽會的報導。對於人字頭茅屋的細巧技工，烏拉地米爾來的牧人和巴甫洛夫的鐵耙之類的東西，所有的新聞記者無不異口同聲地稱讚，認爲那是俄羅斯帝國的力量。

高爾基對於這個展覽會同樣也發表了許多文章。

現在他寫的不再是關於沙瑪拉街車的事情，也不再是市立公園的事情，而是關於那些緊緊地吸住全國注意的題材了。

高爾基的文章是一份嚴峻的起訴狀。

當他描寫那展覽着油、金子、皮革和肥皂的陳列館的時候，他說到了採油，淘金，硝革和肥皂的人們的生活情形。

高爾基由於他自己的經驗，懂得許多他們生活中的實情，他在他的文章裏面給他的讀者們描繪下了一幅真實的圖畫。

也正是在這個時候，高爾基寫下了「在草原上」，「柯諾瓦洛夫」和「曾經是人的動物」。當尼幾尼·諾甫哥羅德的節慶達到最熱鬧的時候，他發了這些關於流浪漢的小說，作者事實上也就廣泛地暗示給蜂擁來到陳列館的人們，「曾經是人的動物」亦并不在遠，而這種罪過是應該由俄國的統治者來担負的。

×

×

×

高爾基在這個時候生病了。他的饑寒交困的青年時代，他的流浪和苦工的生活，和圖拉手雷的子彈，而現在又加上他的作家的辛勤的工作，他終於支持不下了。

高爾基竭力想去戰勝他所謂的「肺病的小症」，並且繼續不斷的從事寫作。但是他的健康愈來愈壞下去了。他的許多朋友大家都有這種印象，認為他是不能恢復的了。醫生囑咐他到南方去。他接受了這個勸告，先在克里米亞住了一些時候，接着，到了烏克蘭，在曼紐洛夫卡的一個平靜的小村子裏休養。

高爾基在曼紐洛夫卡覺得很舒適。那兒的每一樣東西都使他快樂——寬大的公園，老菩提樹間的貓頭鷹窠，有着大量的梭魚的河流，夜晚報時的鐘聲。

克里米亞和曼紐洛夫卡使高爾基的健康恢復了起來。於是他回來尼曼尼·諾甫哥羅德去生活和工作。

高爾基把他的故事和小說集成兩卷。經過了許多困難，他終於找得一個出版社願意來承印它們，印行一個祇在地方報紙上發表作品的作家的創作，那在出版社說來是一種冒險的舉動。

兩本樸素的小書最後問世了，幾乎是一夜之隔，整個的俄國讀書界都在紛紛討論這倆文壇上的新星了。高爾基的作品像蘇的點心一樣地成百成千的銷售了出去。

高爾基的小說描繪出了當時俄國生活的苦痛與頹廢的真實情形。他毫不隱瞞任何事物。並且這種真實，並不是由一個軟弱無力的失望的文學家說出來的。他所寫下的每一行，都滲透着他對於人類的不可征服的信仰。讀者給這個文壇上的新人的小說的力量和活力深深地感動了。

高爾基的最初的書，給他帶來了真正的聲名。

這個新作家的姓名，跟他的偉大的同時代人——萊夫·托爾斯泰和安東·契訶夫並列在一起了。

第九章 麥特赫堡與尼幾尼·諾甫哥羅德監獄

「專制政治的雙頭鷹，不僅是帝國的徽章，而且是一隻活生生的有毒的鳥」。

——高爾基：關於技藝的談話——

高爾基的作爲一個作家的聲名，日益增隆起來了，隨着沙皇政府對他的注意也就愈加熱切了。

當局知道高爾基是他們的一個死對頭。於是在政府和這個青年作家之間，發生了一個公開的鬥爭，這個鬥爭不斷地繼續了二十年之久。

在梯夫里斯，有一個名叫阿芳拉賽夫的革命工人遭到了逮捕。警察到他住所搜索的時候，發見了一張照片，上面題着：「親愛的費加·阿芳拉賽夫留念。瑪克西密奇贈」。

憲兵機關終於偵察出來誰是瑪克西密奇。

高爾基在尼幾尼·諾甫哥羅德被捕，解送到了梯夫里斯，關在麥特赫堡裏——這是一所專門為政治犯設下的牢獄。

他在一間小牢房裏面來回的踱着，奇異着他為什麼竟然會被禁閉在這個特設的牢監裏。從窗子裏望出去，看到的是牢獄的城壕形的高牆，庫拉河的泥漿水流，和岸上的有陽台的木屋子……。

獄卒在走廊裏走來走去，他的鑰匙鏗鏘作響。當他發脾氣的時候，他就要向高爾基斥罵：

「你在這兒胡鬧，不怕再關另一個十年嗎？」

雖然憲兵方面把高爾基偵察了出來，把他株連進阿芳拉賽夫案件，而獄卒願望高爾基在麥特赫堡的長期禁閉，似乎也有可能實現，但他總算幸運，他們并不能發見任何罪狀。

高爾基回到了尼幾尼·諾甫哥羅德。從此以後，他便在警察的嚴密監視之下。在他

住的兩層樓的木屋的周圍，經常有些奇奇怪怪的人蹣跚徘徊。有的有時會坐在一條長凳上，裝出安逸地觀察天色的樣子。有的則倚靠在一根燈柱上，若有其事地喃喃地唸着報紙。甚至連那趕四輪馬車的，當他經過前門的時候，他的行動也很古怪；他會毫不躊躇地一口承應高爾基或他的朋友中的任何一個搭上車子，駛到他們所要去的什麼地方，並且假使需要的話，可以免費。可是，除了這些人之外，他從不搭載別的乘客。原來天象觀察家，報紙的閱讀者和趕馬車的都是化裝了的偵探，他們的任務，是偵察高爾基和他的朋友們的每一行動。

這並不是一項輕易的工作。高爾基經常有着成羣的訪問者的。各種生活的人們，演員、職工長、藝術家、外國的游歷家、高等學校的女生、商人等等都會在他掛有瓦斯涅左夫和萊維丹（註）的油畫的書房裏受到款待的。

高爾基在一封從尼澆尼·諾甫哥羅德發出的信裏寫道：

（註） 俄國的兩位名畫家，前者以歷史畫聞名，後者善繪風景畫。

「每天總有成羣的不同的客人前來看我。這個要一本書，那個請改一首詩。……一個才從流放歸來的排字工人，向我來致敬；接着一個副知事的太太帶來了一大包非法的小冊子；這之後又是一個女裁縫，她不久就要去出庭受審的；在女裁縫之後來的是駐在本地的砲兵團的司令，要我去給他的部下搞一下戲劇。當商人布格羅夫請我作一次關於上帝的心對心的談話的時候，戲劇俱樂部的主任許曼爾林來要求我去向不聽他說話的女士們勸告——他是個身材適中的人，去年曾經因為我沒有穿晨禮服而把我從俱樂部裏趕出去過的。我從來沒有拒絕過什麼人的。通過了副知事太太的私人關係，我可以把排字工人安插進縣立印刷所，而在那兒是會把一個工人的團體組織起來的。布格羅夫呢，將捐出一些錢來給他們購置書籍的。我十分願意去向那些女士們說話，因為她們可以幫助我的女裁縫開辦一個成衣合作舖。我也樂於去給那位將軍搞一搞戲，這樣他便會讓我在聖誕日免費租用騎兵學校的操場的，至於一個樂隊，那更不用說的了」（註）。

（註） 摘自高爾基致 L. Y. 斯利亭的信。以前未曾發表過的。——原註

高爾基正在給尼幾尼·諾甫奇羅德的窮苦兒童計劃一個聖誕聚會。他熱烈地希望能夠給他們一個真正的假日。他的樓上堆滿了袋子匣子，那裏面裝的是給孩子們禮物。到處是一捲一捲的衣料，人們正在趕縫襯衣。

高爾基愉快地看着一切準備的進行。

聖誕樹是很巨大的，綠葉裏面點綴着五彩的燈。

大約有五百個兒童參加——一整支從貧民窟裏出來的髒孩子的軍隊。來自下市場的流浪兒童，組成了一支「高爾基支隊」，它的領頭手上高舉着一面紅旗。

高爾基用着一種抑鬱的眼光注視着孩子們。

「可憐的小東西給上面放着禮物的一長列一長列的桌子，和漂亮地裝飾着，閃耀着電光的聖誕樹所深深地引誘着了，他們一層層地圍在大廳裏面，擠得緊緊的，是一個雜色的隊伍，咳嗽起來總是那麼樣顯得黯淡，可憐，真像是被苦工磨折了的老年人一般模樣。他們靜靜地嚴肅地繞着走動；他們的眼睛流露出了熱望，如此壯嚴而殷重的眼光呵。

• 那並不是快樂的，你知道。

「……當這些可憐的小東西拿到他們的禮物的時候，——每個人所得到的是一份點心，一袋一磅半重的糖菓，一雙鞋子，襯衫，衣服，罩衫，帽子，披巾，——你知道，他們中間有許多個簡直快活得哭起來了，有的則急忙地跑到角落裏把他們的禮物緊緊地抱在胸口，也還有蹲在地板上就開始吃起來的」。

高爾基還想到另一個念頭：從圖書雜誌上把一切圖片剪下來，把它們訂成冊頁，去給農村中的兒童看。

「他們從沒有看到過什麼東西」，高爾基說。「在這兒，他們可以看到城市和河流和遠方的土地。……他們看到了了不起的人民，就會去打聽知道他們的作爲的。你知道嗎？……」

高爾基也沒有忘懷成人，那通常被看作流浪漢的人們。

在一座全城聞名的圓柱廳的寬大的建築物裏，高爾基給那些失業的和無家可歸的辦了一所白天的休息所。那兒有一個圖書館和一架鋼琴，流浪人的前來圓柱廳的，都會覺得他們好像又在做人的了。

可是，繼續引起警察對高爾基的活動密切注意的，倒不是聖誕樹，也不是畫片冊，甚或那間柱廳。高爾基開始經常去索爾摩伏——這是尼幾尼·諾甫哥羅德城的工人區，是大工場和工廠的所在地。

在這兒，在秘密集會上，人們常常聚在一起閱讀列甫發表文章的社會民主黨的『火花報』。這個報紙是用薄薄的米造紙印的，所以要是碰到警察突來搜索的時候，就可以輕易地吞進嘴裏……。

索爾摩伏的工人們是高爾基家的經常的客人。他們前去看他是爲了請教問題，要書藉和捐款，這一切高爾基是免費供應給他們的。

一九〇一年，高爾基訪問了聖彼得堡。在他停留在首都的時期間，他看到警察殘暴地衝散一支革命學生的游行隊伍。爲了這個，他發表了一篇勇敢的文章，那是攻擊應負暴行之責的政府的。而在這個事變的印象之下寫成的『海燕歌』裏面，高爾基喊叫着：

『暴風雨！暴風雨不久就要來臨了！』

這首歌裏面的字句在全俄國到處傳誦着。

在他從聖彼得堡回去的路上，高爾基通過他的尼幾尼·諾甫哥羅德的幾個朋友私運到了一架油印機——一架革命家用作印刷的複印機器……。

祕密警察風聞到了這架油印機。

高爾基就以叛逆的罪名被捕，關進尼幾尼·諾甫哥羅德監獄的第四座塔樓裏面，在那兒，不管他的健康的糟糕，他被當作一個危險的犯人那樣受到特別的苛待。所有他和外面的來往，概遭禁止。

高爾基的被捕和監禁，激起了普遍的義憤。抗議之聲遍及整個俄國。托爾斯泰也出來給這個病着的作家說話了。

政府不得不對公衆的意見讓步。高爾基被從監獄裏面釋放出來，代之而起的就是把他禁閉在他自己的家裏。他的客廳和廚房裏面都有警察的崗位。其中有一個，還會常常闖進他的書房，想和他討論什麼哩。

高爾基又開始做他的工作了，時常寫到夜深。這比起什麼來，更要引起警察的懷疑。

「他總是在活動的，甚至在夜晚亦然」，他們這樣報告着。

有一天，高爾基在路上碰到了西人布格羅夫。

「你在浪費你的時間了！」他熱心地向高爾基說。「你的任務是去紀錄事件，並不是推動事件。……祇有革命才要去推動事件的呵……」。

布格羅夫沒有弄錯。高爾基不僅在紀錄事件，而且在「推動事件的發展」。他跟革命家的接觸一天天地密切起來，對索爾摩伏工人的幫助也更加多了。

警察和祕密偵探却沒有法子可以去限制他。

「他在一般工人中間的影響是非常自然的」，尼幾尼·諾甫哥羅德的憲兵向聖彼得堡方面報告說。

政府決定把高爾基從尼幾尼·諾甫哥羅德趕出去，把他放逐到遠離革命的索爾摩伏的地方。他被命令遷到阿柴馬斯去，那是一個大部份住着教士，思想狹窄，和告退的公務員的死氣沉沉的小城市。

這團對高爾基所作的強制手段，使列甯發出了憤怒的抗議。

列寧寫道：「歐洲最前進的作家之一，他的唯一的武器是談話的自由，而現在却不經審判給專制政府趕走了」。

高爾基在獄中的時期，使得他的病狀更惡化起來了。醫生報告說，他的情況非常嚴重，必需到南方去治療。他的無數的朋友，包括着托爾斯泰也在裏面，對當局所作的壓迫，終於發生了效力，他獲得允許到克里米亞稍住幾月。

高爾基的被押送到克里米亞的這件事情，發展成爲一次暴風雨般的示威運動。當他搭的火車離站的時候，車站上早已聚集了許多學生和工人。

羣衆們用革命歌曲，送他們所敬愛的作家登上車子。

祕密警察命令車子在預定的時間前趕快開行。在車箱的踏板上站着兩個憲兵守衛。

火車在呼喊聲中駛離了車站：

「高爾基萬歲！」

「打倒專制暴君！」

×

×

×

高爾基住在克里米亞的時期裏面，著名的「科學院事件」發生了。這個事件再次地說明了，俄國官場對於「海燕歌」的作者是如何的憎惡。

一九〇二年，科學院選舉高爾基爲名譽會員。這一種對於一個曾經兩度坐牢的人所表示的敬意的舉動，在政府上層份子間激起了一陣激烈的憤怒。事情呈報給沙皇也知道。在一份剪下的記載着高爾基被選的報紙上，尼古拉二世寫下了如下的批語：

「此事荒唐之至」。

而在給教育大臣的一封信裏，沙皇這樣寫道：

「……當茲騷擾之世，科學院所選舉者，爲乃此類之人物。予於全部事件極表憤慨」。

這就足以使高爾基的當選重被撤銷了。科學院方面胆小得默不作聲。這其間，祇有兩個作家拒絕了這種威脅——安東·契訶夫和烏拉地米爾·柯洛迪科——他們爲了向高爾基從科學院的被斥表示抗議，毅然拋棄了他們自己的名譽會員的尊稱。契訶夫和柯洛迪科的這個措置，是反對沙皇的專橫的行動的一個答復。

第十章 夜鶯和探子

有一個阿柴瑪斯的理髮匠，他自己聲稱說是「上帝所派到這個城市來修整鬍子的人」。

而關於這個城市，他常常這樣加以描寫說：

「在別的地方，不是洪水，便是地震，但是在我們這裏——從來沒有發生過什麼！比如霍亂吧——爲什麼我們甚至連這個也沒有呢？」

從前有個時候，當阿柴瑪斯發生叛亂的時候，當地的人民起來推翻沙皇的政權，曾經像斯鐵潘，拉進和葉米良·布加喬夫（註）那樣糾衆造反過的。

但是那騷擾的日子裏的激烈的摩爾達維亞人和丘瓦希的哥薩克人，早已就在他們的

坟墓裏腐爛，那古老的阿柴瑪斯禮拜堂裏的墓場上面也早已長滿了雜草了，而歷史上的叛亂和死刑早已從人們的記憶中消失掉了。阿柴瑪斯現在變成一個商人和僧尼的市鎮，平靜，可靠而又效忠於皇上的。它賣買兔子皮和醃豬肉，響應着五所寺院和三十六個教堂的轟轟的鐘聲，聽聽蛙的咯咯的叫聲，讀讀教會當局辦的『正教公報』，在小偷的恐怖底下住着，每日夜曉得小心地把小屋的窗子閉上……。

然而警察們仍然担心着，害怕瑪克辛·高爾基在這個市鎮上的出現，會引起麻煩的騷擾。阿柴瑪斯的警察長接到了下面的一份密件：

「在不久的將來，阿歷克賽·瑪克西摩維奇·皮西科夫（M·高爾基）就要到阿柴瑪斯居住，他是一個在警察的監視之下的人物。

「當他到達阿柴瑪斯時，你應立刻予以監視，並須小心，務勿打草驚蛇」。

高爾基住進一棟木造的房屋。連在屋子一起的是一個花園，其中有一棵老菩提樹。

（註） 拉迪和布加喬夫是俄國歷史上的兩位著名的農民革命的領袖。

是在暮春將盡的時候，在他從樹葉都似乎呈現金屬顏色的克里米亞回來之後，現在阿柴瑪斯的每一棵樹都成為高爾基快樂的泉源了。

他在樹林間作着長程的散步，有時也走到一處名叫瀑穴的地方去。

他會輕輕地拍着一棵銀樺樹激情地說：『現在祇要這一棵樹吧，也比克里米亞任何風景要好多了』。

他對綠色的郊外一直瀟灑到梯夏河邊的田野也感到愉快，那河是懸崖着鱸魚和梭子魚的。

警察對他的屋子加以嚴密的監視。這就是高爾基對契訶夫寫的一封信裏面所說的：『這兒很安靜，空氣也可人意。到處是花園，夜鶯在園裏歌唱，探子們却在灌木間藏着。我想夜鶯是每一個園子都有的，而警察探子祇是在我的花園裏罷。他們在夜晚的黑暗裏坐在我的窗子下面，希望偷看我怎麼把叛亂傳播給俄羅斯。發見不到什麼，那他們便要噤口地表示不滿，而恐嚇我的同居者了』。

高爾基做的每一件事情，在警察看來都是極其可疑的。假使他給予一個乞丐一枚銀

幣的話，便有一個警察從那個人手裏把它搶下來，用他的牙齒去咬一下，這樣來判斷那可疑的皮西科夫却實在沒有製造偽幣。

有時高爾基跟坐在窗子底下的一個警察探子打招呼，那麼就會談起如下的一段話：

「你是一個探子，是不是？」

「不是的！」

「你在說謊。你不是一個探子嗎？」

「我不是的，上帝知道！」

「你幹這個職業已經好久了吧？」

「不，才不久……」。

就是像警察長丹尼洛夫這樣一個阿柴瑪斯地方上的重要人物，也常常要打高爾基屋子旁邊經過。他身材高大而又臃腫，嘴巴裏啣着一支大煙斗，當他騎在馬上經過的時候，總要向窗子裏投以搜索的一瞥。明顯的，他堅信着要是高爾基在俄國策動一次革命的話，那末警察長丹尼洛夫便會立刻發覺出來，而在它萌芽的時候加以撲滅的。

可是警察長丹尼洛夫，無論如何是可惡地弄錯的了。不管窗底下的便衣人，和灌木叢中的警察探子，高爾基在他停留在阿柴瑪斯的時期裏面，繼續着參加在革命的鬥爭中間。

阿柴瑪斯地方的居民不僅是教士，商人和小官吏，還有其他別的人住在那兒的，他們是小規模製革廠裏的工人，鞋匠和鞍匠，也就是列甯在他所著的書中曾經說到的，每天得爲他們的主人工作十四小時而祇能得到極微薄的報酬的鞍匠和鞋匠。

列甯說過：「那就是爲什麼鞍匠們的蒼白，瘦削和瀕於死亡的緣故」。

就是這些「蒼白，瘦削」的勞動者偷偷地溜過了警察和探子的警備線，而和高爾基接近的。

高爾基住在阿柴瑪斯時，他曾經參加過一件英勇的革命事業。

鄰近阿柴瑪斯的達尼泰耶夫卡寺院是一個著名的反革命的賤牀。寺院的近處開設着一家特許的酒舖。尼幾尼·諾甫哥羅德的革命家決定和高爾基一起去「接收」這家鋪子。畢竟，有誰會夢想到在如此一個偏僻的地方，緊靠着一所寺院的一家特許的酒舖裏來

搜索革命者的呢？

計劃是成功的：一個名叫萊拜傑夫的木匠，尼幾尼·諾甫哥羅德的一個積極的革命份子前去接辦了這個鋪子。這個前身是木匠的人把麥酒售給和尚，和宗教節日趕到寺院裏來的許許多多的香客，同時却在鋪子的後面佈置了密室：給革命者安置下了一架秘密的印刷機。在這兒印出來的小冊子和宣言遍及全省地散播了開去。

當局對於逢尼泰耶夫卡的這家酒鋪，從未加以注意，經過了一個長久時間之後，出於一個完全偶然的機會才注意到的。事情是如此的，幾個小偷光顧了酒鋪。失竊的消息也就傳到警察的耳朵裏去了。這樣，任何時候他們都可能出現在遭竊的地方的。總算幸運，當警察前去調查案子的時候，印刷機早已移開，酒鋪老板也已溜走，一絲痕跡都沒有留下。

印刷機保全，逢尼泰耶夫卡酒鋪的祕密并未外洩。

警察長丹尼洛夫經常得到報告，高爾基書房的窗子澈夜在亮着燈光。這在警察長看來，是不能怎樣滿意的：

「我們的嫌疑犯沒有睡夠，他工作得很遲」。

高爾基寫得很多，潛心地做他的工作。

他忙着寫一個劇本，關於這個劇本他在一封給契訶夫的信裏說，要不喜愛它是不能的，要不努力致力於它，那是有罪的。

第十一章 在藝術劇場的舞台上

在莫斯科舊的劇場裏，在小劇場裏或是柯爾希劇場裏，那鑲有金邊的紅絨的沉重的幕，會在有如歌劇院裏的一個樂隊的鬧聲中升起。演員們會大聲喊叫，會使勁踏腳，會選擇扮演那給予他們拔出手槍射擊機會的腳色。在劇場的觀眾席裏絲襪衫會沙沙作響，馬刺會鏗鏘地響着，人們會高聲談話，會隨着表演而拍掌或發出噓聲。

在新的劇場裏面，他們知道怎樣去尊重沉靜。那樸素的幕並不是升起來，而是像一本書的頁面那樣慢慢地張開的。

舞台上的人們努力的，是怎樣去把握他們的感情，而避免作態的表現。有的時候，他們甯願靜靜的與觀眾一起去傾聽那雨點的淅瀝聲響，鳥的清晨的歌唱，車子的啓程的

格格聲，或者一隻鐘的嗚嗒之聲。

沒有要求再演的要求，觀眾并不鼓掌。

這個劇場裏的工作者是年青的演員，或愛美者。演員中最優秀之一是一個書法教師。

他們是一羣新藝術的深切的愛好者，這種新藝術創造了藝術劇場。

高爾基在伸到莫斯科的一次旅行的時期裏，到藝術劇場去觀光了一下。那時候，契訶夫的劇本『文舅舅』正在上演。

高爾基看見文舅舅坐在他的帳簿旁邊，看見華甫爾靜靜地隨便地彈着一隻六絃琴的絃線，看見阿斯特羅夫醫生，瞧着那爲了或種理由掛在屋子裏的非洲的地圖，看見西利勃略可夫教授怎樣不需要任何人去玩鋼琴——注視那在他眼睛前面正在解明出來的人類的日常生活，他自個兒承認說，『像一個老婦人那樣地號泣過的』。

高爾基從那如此珍視肅靜的劇場回去，他驚奇得簡直有些目瞪口呆。

他給契訶夫寫信，這封信是高爾基筆下所寫的最熱烈的一封信：

「你不能立刻和清楚地說出這個劇本在你的靈魂裏激起了什麼，可是，看着主人公們，我覺得宛如有一把鈍鋸正在把我鋸成兩半一般。鋸齒在我的心上來來去去地拉着，我的心也就在它們底下縮成一團，哼着，裂開來了。就我來說，我以為這是一個可怕的經驗。是的，「文舅舅」在戲劇藝術裏面是一種全新的東西。」

「在最後一幕中，當醫生在一個長時間的停頓之後，說到非洲如何酷熱的時候，我對你的天才的崇拜，和對人民，對我們的饑寒貧困的生活的恐懼曾經戰慄過的呢。」

高爾基住在尼幾尼·諾甫哥羅德，沒有可能去到這個奇異的劇場參觀，覺得是很遺憾的。

後來他們在克里米亞相遇了——高爾基和藝術劇場。他們上雅爾達去訪晤那個寫「文舅舅」的人——契訶夫。

那是春天。作家在他白色的夏季住所裏的花園中所種植的許多花正在盛開着。……契訶夫和高爾基沿着雅爾達的圓石鋪成的街道，沿着白色的堤岸一起散步，到了晚上他們到那黯淡的小劇場裏去，那兒藝術劇場的人們演着他們愛好的劇作家的劇本。

契訶夫鼓勵高爾基寫一個劇本。藝術劇場方面也希望他寫。

現在，在阿柴瑪斯，高爾基開始嘗試那在他算是一種全新的園地的工作了。他寫下了他的第一個劇本——『小市民』——那是表現拜斯塞爾諾夫家庭的痛苦生活的一個劇本。

高爾基艱苦地寫着劇本，那於他並不顯得很輕易。他對戲劇的形式是不熟悉的。他寫着，重新又改寫着，老是要想到某個文人的滑稽的勸告：寫一齣五幕的悲劇，在一年之後再把它改成一齣三幕劇。把它擱起另一年，然而改寫它成爲獨幕的雜劇，而在另一個一年過去之後，把雜劇拋進火裏去……。

高爾基沒有把『小市民』拋進火裏去。雖然他並不滿意它。他好像是有過這樣的意見，劇本太瑣屑，太平淡。

『我不喜歡它』，高爾基在給契訶夫的一封信裏面承認的。『我要在冬天另外寫一個。我念念不忘於此。要是那個不能寫得恰當——我打算寫它一打，直到我可以獲得我所需要的什麼——那個一定會像一支樂曲那樣結實而又美麗的』。

契訶夫在藝術劇場的舞台上的劇本，就是這麼樣精緻的樂曲——樸素的人類語言的樂曲。高爾基回想到這點，就開始寫作一個新的劇本了。

在『小市民』裏面，他曾經描寫下他童年時代所知道的那些人們，他們住在都會裏的小屋子裏面，住在空氣不流通，擺滿了罐子，鍋子，暖茶炊，神像和裝雜物的傢俱的屋子裏面。

在他新的劇本裏面，高爾基採用了流浪漢的生活作爲他的題材，寫的是尼幾尼·諾甫哥羅德的百萬富翁街上的貧民窟裏的居民，和喀山的『水晶宮』。

當他還住在克里米亞的時候，有一晚，薄暮時分，坐在走廊裏面，高爾基深深地冥想着他的新劇本：主人公是一個從前富有之家的膳司，由於生活的變化，迫他住到一個下等客棧，而他在這裏面也并不能解說他自己。這個人的最寶貴的所有物就是一件襯衫上的領子——那是聯繫到過去生活的唯一的東西。這家下等客棧裏面寄宿着大羣的客人，彼此憎惡着。不過在最後一幕，春天終於來到了，舞台上充滿着陽光，下等客棧裏的人們離開了他們的污穢的居處，忘記了他們互相之間的憎恨……。

這就是高爾基在簡單的大綱裏面怎樣速寫了下來劇本，這個劇本，他後來第一次題名為『在生活的下層』（註）。

高爾基曾經和劇本中的主人公們在市場上，在公路上和碼頭上混在一起，曾經在同一床架上擠過，也曾經和他們在夜裏一塊兒圍着篝火坐過……比如沙丁的形象吧，他把一個前任的郵政局長作為範本，他知道他曾經在牢裏做過一個時期的勞役的。這個人曾經赤腳在尼羅尼·諾市哥羅德的街道上盪來盪去，向路上碰到的女人，用法國話要錢。關於他，有些東西是動人的，浪漫的，婦女們會激動得給他一枚銅板的……

『下層』完成的時候，在藝術劇場裏面舉行過一次劇本的預讀。

高爾基自己讀着劇本。

當他讀到路卡向正在死去的安娜低聲地說些安慰的話的那個場景的時候，演員們屏息地傾聽着。他的聲音顫動得非常厲害。他停止了朗讀，靜靜地，用手擦掉他的眼淚。

（註）即我們通譯的『夜店』。

他竭力想繼續唸下去，但是唸出了一兩個字之後，重新又停頓，而接着大哭起來了……

政府只能非常勉強地允許高爾基的劇本上演。審查官無情地在他草稿上劃着紅筆。在「小市民」裏面，他們刪去了「商人羅曼諾夫的妻子」這句話，他們懷疑那是影射皇室的，審查官堅持着羅曼諾夫得用伊凡諾夫去代替……。

「小市民」彩排的那一天，劇場裏佈滿了一隊警察和武裝的憲兵。人們也許會想到那並不是舞台上的一次彩排，而是一個大決鬥的場所。「小市民」最初上演的幾天，當局下令用警官代替招待員。政府方面知道的，學生們也許會衝進劇場，搞一次示威運動出來向高爾基致敬……。

「當一個人躺在一邊厭倦的時候，他會向別的一邊翻身，可是當他在池所住的整個環境裏面覺得厭倦的時候，那他只有怒吼了。於是掙扎一下，翻過來了！」

這些說話是劇本中的英雄之一、青年的鐵路工人尼爾從舞台上說出來的。

觀眾用一陣暴風雨的掌聲反應了它們。

高爾基的第二個劇本——「下層」——甚至獲得了更大的歡迎。

「謊話——那兒你有着奴隸和工頭的宗教」。沙丁這些話，審查官禁止在舞台上說出來。然而他却不能刪除劇本的內含意義。它的每一句對白，對那剝削了大部份人民的生存權的社會制度，發着強烈的抗議。

這種社會制度，它允許人民降至「曾經是人的動物」的水準，成爲柯斯梯萊夫的下等客棧裏的客人，是建築在一種謊話上面的，而這種謊話是必須從根剷除的呀。這便是下層階級和學生們對於劇本的瞭解。

「下層」的第一晚發展成爲對高爾基致敬的一次巨大的示威運動。觀衆們一再的向作家歡呼。高爾基有些手足失措地走上舞台，在困惑中忘記從他嘴裏把香煙取下來……

這個對他致敬的表現，比起祇是一個戲劇上的成功是更有意義的。

第十二章 三次革命

一月九日

「你務必開槍！將軍！你務必隨時開槍！」

尼古拉二世對海參崴衛戍司令卡茲拜克將軍說的話——

「海燕歌」中所預言的暴風雨，終於爆發了。一九〇五年來到了，它是這樣的一年，在這一年裏，在面對着陰鬱的皇宮的廣場上，在遼遠的滿州的山丘上，在警察署的庭院裏和冰天雪地中的小火車站上，在莫斯科的後街上和軍艦的藍色甲板上，都流過了大量的鮮血。

革命事件從這年年初起突然爆發了。一月九日那天，一個秘密警察的好細加那牧師，他是夢想幹一番大事業的，領導了聖彼得堡工人到冬宮去的大遊行。工人們帶給沙皇一個請願書。他們在請願書上寫道：

「我們，彼得堡的工人，我們的妻室兒女和老弱父母，特到你，皇帝陛下來尋找真理和保護……。」

「我們不能再忍耐了，啊！陛下！我們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時候了。在我們看來，已到了可怕的時刻，我們甯死而不願繼續受這種難堪的痛苦……。」

二十萬男女出發去覓見沙皇——這是一羣絕望的，被欺騙的人。他們的胸中還閃着一線希望，他們希望在冬宮裏面會找到一個人來保護他們不受壓迫。

政府預先知道了正在出發的遊行，沙皇也知道了。就命令軍隊準備作戰。沙皇的親族烏拉地米爾大公，在宮廷裏宣布說：祇有人民的鮮血能夠拯救王朝。受命指揮軍隊的就是他。

那一天，高爾基和工人一起在街上。他聽到了作爲開槍信號的凶惡的號聲。

這是恐怖的一天，這恐怖「像火紅的熱鐵一樣燒灼着」。

可是這也不單是那種扼死羣衆的恐怖。高爾基聽到了人民向他們的兇手面責的聲

音：

「你們想，你們在屠殺人民，是不是？」

「人民是不能殺死的！我們還得告訴你們……」

「你們殺死的是沙皇，你們懂得嗎？」

在一月九日的早晨，工人們還相信他們可以在沙皇那裏找到保護，所以他們還手持請願書去覲見沙皇。到了同日中午，他們已在找尋武器了，他們並沒有找到任何武器，他們只找到些磚石。加邦已經逃匿不見；向沙皇請願的人已經變成反對沙皇的戰士，一月九日就成了俄國第一次革命的第一天。

高爾基驚心動魄地回到家裏，就立刻寫了一個「致全國公民暨歐洲各國輿論界」的控訴書。

他痛斥聖彼得堡大街上所發生的事件，是一種預謀的，故意的兇殺，並大胆地指

摘兇殺者的主犯就是沙皇。

高爾基呼籲大家起來作公開的鬥爭，推翻專制政治。

控訴書的手稿落到了警察手中去。這位革命作家的筆跡，祕密警察是知之甚稔的。

一月九日事件發生後兩天，高爾基被捕了。他被關在彼得堡羅曼諾夫——這是一個凡負國事犯罪名的才被禁閉在內的監獄。

在經過不斷的請求以後，高爾基終於被允許弄到了「寫作用的工具」。他在這裏，在他狹小的號子裏開始寫作「太陽的孩子們」，這是一個影射一月九日兇殺的劇本。劇中人物之一說：

「我每聽到任何殘酷或痛苦的事情，我每看到任何紅色的東西，就有一種非常的恐怖又一次地充塞着我的心靈，而在我的眼前呈現出那種凶惡的暴徒，血污的臉孔，無量的熱而紅的血海的幻影……」。

雖然如此，高爾基並沒有喪了胆。他在劇本中用進了許多幽默的筆觸，因為他如此寫法，他就禁不住大笑起來了。獄卒們聽到了囚徒的笑聲，驚恐到跑了去請求監獄官來：

……

距此幾年前，當高爾基禁閉在尼參尼·諾甫哥羅德城監獄的時候，抗議的聲音曾捲過了整個俄羅斯。而現在是整個歐洲出來為這位作家辯護了。

安拉托里·法朗士在巴黎的大會上宣稱：

「高爾基不是單屬於俄羅斯的，而是屬於全世界的。」

抗議從德國、葡萄牙、意大利和比利時傾注到了聖彼得堡。堅持要求釋放高爾基的有全歐洲的著名人士——物理學家皮爾·居禮和彫刻家奧古斯都·羅丹，社會主義者的領袖讓·茹萊斯和風景畫家克羅德爾·麥奈——還有這位被沙皇當局無聊地堅稱為「尼參尼·諾甫哥羅德城手藝人」的作家的全體友人。

高爾基在堡壘中受審的時候，有一個憲兵軍官（正是這軍官在七年前曾在麥特赫堡審問過高爾基的）告訴他說：

「你的逮捕已成了歐洲真正的衆矢之的了……」。

沙皇政府又一次地，第三次被迫讓步了。高爾基從監獄中釋放出來了。

如果他再被押在這個地裏的石頭也好像要吃人似的監獄裏的話，那他會不久於世的，這是非常可能的。他在禁閉一個月後就略血起來了。

流血星期日，就是任人民中出了名的一月九日，是永遠忘不了的。工人們都準備武裝鬥爭，準備造反起來了。暴動就在這年年底發生了。

莫斯科的工人們發生了罷工。事件突然變得嚴重了。羣衆還在最近一聞「哥薩克兵來了」的叫喊就潰散的，現在是他們自己攻擊起哥薩克兵來了。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在成熟了。

這時高爾基正住在莫斯科，籌集經費，購買軍火。他住的屋子，面對着一所騎術學校，好像一個常備軍營。來福槍，手槍和手榴彈都貯藏在這裏，也就在這裏，把它們分配給作戰隊伍的人員。住在同一屋子裏的「安份守紀的」良民對於從高爾基那層房子裏發出的嚇嚇的射擊聲聽得害怕起來了；扮作這位作家的侍衛的高加索的學生們，在他的房間裏設置了一個靶子場。

高爾基看見工人們在架設障礙物，看見常備軍部隊在用來福槍縱射街上的人，還看

見大砲在射擊紅普雷斯尼亞區（註）。

莫斯科的起義是被撲滅了，但革命並沒有被鎮壓住。

高爾基致工人的信，用打字機複印的，傳遍了全俄羅斯。他在這封信裏陳述道：

「無產階級雖然遭受了損失，但並沒被敵人打敗。革命已被新的希望鞏固起來了，革命的力聲已經充份地成長起來。」

「俄羅斯無產階級正向着決定的勝利前進，因為它是一個真正強大的，有良心的，忠於俄羅斯命運的唯一的階級。我所說的都是真話，而這個真理將被最誠實的和無偏見的歷史家來證實」。

高爾基第一次遇見列甯，是在一九〇五年莫斯科起義的前夜。

高爾基自己向俄羅斯人民所說的真理，和列寧論革命所說的真理是相同的。

而且對於這個真理歷史的證實，比了最誠實的歷史家的假定更快。

（註）是莫斯科的工人住區。

朋友們預告高爾基說，逮捕他的拘票已經下了。他就出發往國外去，他先往德國和法國，後來又到美國。

高爾基在紐約繼續痛斥沙皇政府。他在公開大會上演說，在報紙上寫論文，在其它刊物上要求全球輿論界，阻止外國銀行借款給沙皇，用來壓迫俄羅斯的革命運動。

高爾基動筆寫他的小說『母親』，正當他在美國住在一所隱匿於阿的倫達克斯的花園裏的小木屋中的時候。

高爾基從索爾莫伏工人們中挑選出了他這部小說的主人公們。巴威爾·佛拉索夫和他的母親倪洛芙娜，都是從實際生活中抽取出來的，都是從他熟知的人們之中抽取出來的，例如彼得·扎洛莫夫是一個因參加索爾莫伏工人的五月遊行而被判入獄的革命工人，而他的母親也是一個革命運動中的活動份子。彼得的母親曾喬裝成一個尼姑，把宣傳革命的印刷品散發到了整個尼斐尼·諾甫哥羅德城區域。

這位光輝的婦人不是一個例外之人。高爾基知道革命家庭卡道姆采夫家的母親，她曾在烏發城爲了幫助她的兒子逃獄，私運炸彈給他炸破獄牆而受審過。高爾基能舉述幾十個其他母親的名姓，她們都曾經和她們的兒子在一起受審的。

在這些英勇婦女中間，有幾位是高爾基認識的。

沙皇政府發覺了這本小說有着巨大的革命意義，就把發表「母親」第一部的那個雜誌沒收了，而第二部則被審查官刪改到了難於識出它的本來面目。有幾章是整章刪去了。

政府對高爾基提起了審判手續。一條布告張貼在聖彼得堡市政廳的公告欄內，布告上說「阿歷克賽·瑪克西摩維奇·皮西科夫，係尼幾尼·諾甫哥羅德城被糊塗公會之手藝人，警局得憑聖彼得堡地方法院所發之拘票加以逮捕」。但是徵俸，高爾基逃出他們的勢力範圍了。

高爾基在國外作革命活動之後，就休想再回俄羅斯去了，因之他就有意大利的喀普里島上住了下來。

他和列甯的非常親近，就在他這一段生活期間。他們的親近是在一九〇七年在倫敦舉行俄羅斯社會民主黨第五次代表大會時開始的，高爾基是被布爾塞維克領袖邀請去的。

每天有一輛古舊的四輪馬車，它好像透更斯小說中的主人公們旅行用的車輛，載着高爾基到倫敦郊外在那裏面舉行代表大會的一所開着尖頂拱形窗子的木築教堂去。要租一輛比較適合的房子，當時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高爾基靠着一根柱子，一連幾個鐘頭地注視着大會的代表們，聽取孟塞維克和布爾塞維克之間的熱烈辯論。

「……最後，烏拉地米爾·伊里奇輕快地走上了講台，用他的喉音講出了「同志們」一字。起初我以為他講得不好，但差不多過了一分鐘以後，我就像其他的人一樣被他的演詞迷住了。對於這樣錯綜的政治問題能說得如此簡單，我還是第一次聽到哩。這裏是這樣的一位演說者，他並不打算創作美麗的字句，他只想儘量說得明白，毫不費事地顯露了他所說的正確意義」。

這就是高爾基在回憶他的最初印象時說列甯是一位演說家的道理。

從那時起，高爾基和列甯開始了親密的友誼。

烏拉地米爾·伊里奇在喀普里島上拜訪高爾基。列甯在這裏，在他緊張工作後休息的時候，就下棋、釣魚、研究古跡，欣賞那滿地長着金雀花的荒地上的金色的遷變……晚上，高爾基憶述他在俄羅斯的流浪，列甯則熱切地聽着他的迷人的故事。

喀普里島上的漁人非常喜歡起高爾基的客人來了。當列甯走開以後，他們時常問高爾基：

「沙皇是不會逮捕他的，你說他會嗎？」

列甯在給高爾基的信裏常常表示出一種深厚的和友好的關係，表示出對他的工作和健康的真切關心。

列甯稱高爾基為無產階級藝術的最前進的代表。

列甯寫道：

「高爾基是一位卓越的天才文學家，他在世界無產階級運動方面已經做過許多工作，而且還要繼續做下去，這是毫無疑問的」。

一九一三年沙皇政府宣布大赦的時候，列甯就勸高爾基回到俄羅斯去。

高爾基離開了喀普里島，就到聖彼得堡住下來了。

一年之後，世界大戰爆發了。

筆者就在此時前後，曾在一個革命學生團體的大會上遇見了高爾基。高爾基正在講述關於戰爭的問題，講述前線上的兩個士兵，一個俄國人和一個德國人，彼此怎樣同時相刺，留下了一個臨死相抱的不動狀態……。

這兩個士兵，具體地表現了好像各民族的命運，注定了要達到這種無意義的和可恥的回歸於盡的地步的。

高爾基在講述前線士兵的時候，他的臉，籠上了一層憂愁。但當他公然指摘後方人民——指摘小店主準備把最卑鄙的罪惡頌揚為民族美德的時候，他的憂愁又一變而為憤怒了。

高爾基在一次公開演講裏說道：

「我們正親眼目視着奇形怪狀的鄙夫們在作瘋狂的宴樂，他們正在企圖用他們的豬

曦把整個世界連根掘起來」。

高爾基發行的「年代紀雜誌」，是主張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瑪耶可夫斯基的「戰爭與和平」一詩，就是在這個雜誌的文藝欄裏第一次發表的。

瑪耶可夫斯基在這時還不很出名。讀者在他身上看到的祇是一個穿着黃色短衣和戴着絲頂帽子的誹謗文學家。可是他並不是一個誹謗者，他是一個叛逆者，而在他的「戰爭與和平」裏，他用了他自己的表現法，「咏出了他的反對戰爭的詩」。

大戰第三年的冬季，好像沒有完結似的。在「年代紀」的編輯室裏，主要的話題就是關於工廠和工場中的騷動。

在有一次編輯委員大會上，高爾基說道：

「我們正在接洽結局了」。

一週以後，沙皇的藍鋼車，正從彼得格勒開赴參謀本部的時候，在德諾地方被攔住了，尼古拉二世簽字讓位了。這是一九一七年二月裏的事。

×

×

×

高爾基的一個朋友 V·德斯尼茨基回憶道：

「一九一七年事件後，高爾基和列甯之間的一次初遇，我是記得清清楚楚的。」

「這是社會革命黨員卡普蘭刺列甯之後不久的事。烏拉地米爾·伊里奇的精神非常煥發，一面向高爾基笑着，一面搓着手，緊促着他：

「一來！快說！讓我們聽聽，什麼事情在煩擾你……」

「耶可夫·斯維爾德洛夫也偶然來訪這兩位朋友。烏拉地米爾·伊里奇正在描述他的遇刺；他講得很鎮靜，還說述手術的經過情形，詳細地報告着他的病況。

「在打仗的時候，就得像打仗的樣子！無論怎樣它決不會這麼快地結束的……」

「他迫着我們吃飯」。

「嘗一點這種乾酪。這種包確實是新鮮的，軟的。你們自己隨意吃點櫻桃吧，這是我們剛才買來的……」

「這一餐，當然是很節約的。主人還不知道家裏沒有茶葉這事，因此我就溜到辦公

家去，向一個職員，從尼赫尼·諾甫哥羅德來的我的老友，要一些茶葉給這位人民委員會的主席。

「當高爾基向烏拉地米爾·伊里奇詢問他的健康，詢問他的受傷對他的工作能力有何影響的時候，在高爾基的臉上現着一種不安的神色。烏拉地米爾·伊里奇小心地，但似乎不很費力地把他的手臂舉了起來，伸出去，彎過來，又伸出去。高爾基把他的手指撫摩着列甯的頸骨和臂部肌肉。烏拉地米爾·伊里奇在這個時間裏站着不動，用銳利的目光瞧着他。高爾基的手指比對他友人的健康表示安心的唯一願望似乎表示得還要多些。旁人所得的印象就是高爾基要使自己一再確信這確實是那千百萬人的力量與意志所集中於其一身的列甯，確信那照耀着未來之路的白光是從列甯身上放射出來的……」。

「而他已經使自己確信了」。

而在列甯一方面，他也從未中止其對高爾基的深切關心。一九二一年當高爾基的健康惡轉的時候，列甯堅決要求他出國療養。

高爾基前往意大利，這一次他居住在索棱托。

他在那裏密切注意着在蘇聯國內進行的每一件事，欲以增加和加強他對祖國的忠
緊。

一九二八年，他的六十壽辰這一年，高爾基回到蘇聯的時候，全國人民歡迎他，把
他視爲是蘇聯的偉大的作家與革命家。

一九三二年，蘇聯慶祝了高爾基文學活動的四十週年。

聯共（布）黨中央委員會在祝辭中寫道：

「馬克辛·高爾基的姓名，是蘇聯和國外的勞動人民所親密的，並視之爲偉大的作
家和革命家的姓名，視之爲反沙皇制度的戰士的姓名」。

高爾基的壽辰發展成了全國的慶祝。

高爾基和列甯的密切友誼，把他的急烈的精神指引到了革命的路線上。他和斯大林
的密切友誼，確定了他晚年的工作和勞動。

高爾基回到蘇聯以後，他掌握了蘇聯文學生活的舵輪。他創辦了並編輯了幾種雜誌
，發起編印「工廠史」和「內戰史」，並指揮了蘇聯作家協會的活動。

高爾基的廣大的活動範圍，需要花他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但他從未停止過他的文學工作。他寫完了「克里姆·薩姆金」的後部，寫了許多論文和幾個劇本，其中的「耶爾·布列喬夫」一劇，是被認為高爾基全部作品中最重要和最有名的一部作品。

高爾基在他逝世的那一年告訴他的朋友們說：「我至少要寫四部作品，我絕對要寫，用兩年寫一部作品的速度來寫這四部作品。一共八年」。像高爾基這樣的年齡，他還能成就更多的事，還能創造許多新主人公，還能寫出更多的作品。

但到一九三六年六月，他突然病倒了。他的病一開始就是非常嚴重的。他沒有注意到他的遲重的呼吸或不平穩的脈動，所以他還在一心組織他這幾年裏的生命的要素——他對他的工作與他的祖國的思考。他的呼吸和說話都很困難，但當換養氣之間，他還在討論蘇聯的新憲法，要求把那份登載憲法條文的報紙給他看。他很感情地道及斯大林，常常回憶列甯，回憶他和列甯的初遇……

雖然他到了神志昏迷的時候，他也沒有訴說過關於自己的一句話。

他自己覺得他快要死了。

六月十八日的晚間，他失去了知覺。他在這種狀態下說出的斷斷續續的話語，表示了他在最後幾小時裏所想的東西：

「戰爭正在迫近……我們必須準備……我們不能疎忽……」

次日清晨，他死了。他是被蘇聯人民的公敵，被德國法西斯間諜機關所雇用的托洛茨基份子和布哈林份子這些惡棍蓄意謀殺的，這件事到後來才洩漏的。致高爾基於死地的就是他們，因為他們實感到高爾基在輿論上的巨大影響，妨害了他們的無恥計劃的實行。

高爾基逝世的消息，傳播到了全國。莫洛托夫在紅場舉行的追悼會上所作的演說，代道出了千百萬人民哀悼高爾基的感情：

「今天，和阿歷克賽·瑪克西摩維奇·高爾基訣別，我們，他的朋友，和無數的他的作品讀者與崇拜者，都感到他永遠是我們生命中的光榮的一頁……」

「在列甯逝世以後，高爾基的逝世是我國和人類的最重大的損失」。

第十三章 作家與戰士

許多從人民隊伍裏，從平民隊伍裏出身的俄羅斯作家，他們的命運是悲劇的。高爾基在他的一篇論文中憶述到了這一點。波米亞洛夫斯基在神學校執教期間曾被鞭笞過不下四百次。萊維托夫當着他的全班同學面前公開被打過，如他自白道：「他們把我的靈魂打出我的身體外面去」。當雷蕭特尼科夫還是一個十四歲少年的時候，曾被曳到法庭面前，並判處了兩年徒刑。貧窮與微賤是什麼意味，這些以「神學校學生的雜記」；「小市民的幸福」，「菩提樹下的人們」之類的名著去豐富俄羅斯文學的作家們是知之甚稔的（註）。

他們要獲得人的資格，是比死在污穢的小屋裏或醫院的病床上還要困難。

他們在死後祇留下了他們的手稿，而這些手稿永遠像是一種無系統的自殺論證——這些手稿都滲透着一種憂鬱和失望。

高爾基的一生是更爲艱苦的。他的一生，可以說是他的前幾命運所遇到的一切考驗的綜合。他像波米亞洛夫斯基一樣曾被鞭笞過，他像萊維托夫一樣曾當衆被打過。他像庫謝夫斯基（註）在尼瓦河畔一樣，在伏爾加河畔曾當過碼頭工人。不錯，當高爾基第一次入獄的時候，他已經是一個大人了，但在十六歲時，他曾是塞爾諾夫麵包鋪裏的「囚犯」之一，那裏的經歷大概比任何監獄都不如。

在四歲的時候，高爾基曾染過霍亂，八歲的時候，曾患過天花。當他在鞋店裏做跑街的時候，他曾被熱菜湯燙得非常可怕。他曾被家人和他的東家鞭笞過，有一次竟鞭笞

（註） 波米亞洛夫斯基已見前註。萊維托夫（一八三五——一八七七年）、雷蒲特尼科夫（一

八四一——一八七一年）、庫謝夫斯基（一八四七——一八七六年），俱係俄國作家。

又雷蒲特尼科夫的小說「菩提樹下的人們」，是從「Подъёмный」一名意譯出來的。

到送往醫院去療治，醫院中給他看病的醫生曾從他的身上拔出了四十二塊碎木片。那就是用許多松棒鞭打他之後的事。一個獵人在森林中曾向他放過一次裝滿彈藥的槍。他曾在烏克蘭的康地波夫卡村幾被暴徒殺死，並曾在伏爾加河畔的克拉斯諾維多伏村從毆打他的富農們那裏赤身裸體地逃出了一條性命。還有一次，他在駁船上工作的時候，他因墜入貨艙而受了重傷。

致命的疾病，殘暴的人們，惡劣的運道——這就是構成高爾基少年時代的傳記的材料。

而生活從四圍開始打擊他，他實感到周圍的男女們生活的悽慘的時候，他還在幼年時代哩。

他所愛好的娛樂中的一種，像少年所愛好的一樣，就是和他的小朋友們一起到窪地去玩。在那裏，孩子們坐在地底的大樹上安樂着，唱着歌。高爾基充當了唱歌班的班長。他常常選擇悲哀的歌來唱。聽衆則聚集在窪地的邊上，遲遲不走地站在那裏聽着兒童們唱歌。他們的悲歌投合了他們的所好。

這就是這個孩子，他在通過了無窮的困難的和痛苦的路程以後，後來竟變成了一位偉大的作家，他寫進文學中去的不僅是那被蹂躪的俄羅斯男女，怎樣在下層生活的殘忍事實，而且還有改善生活的有力呼籲。

高爾基的不可抑制的樂觀主義的根源，是什麼呢？

許多根源是承自他的父親，承自傢俱匠，承自被糊匠瑪克辛·莎瓦梯維奇的。他是他的光輝的老祖母阿庫林娜·伊凡諾夫娜教養大的。後來當阿遼夏·皮西科夫成了一個尼幾尼·諾甫哥羅德頂樓和地下室的地下的居民的時候，他就從書籍中去攝取這根源了。

但這種生活信念能否持久呢？

高爾基作品中的一個女主人公伊塞吉爾老太婆說道：

「當一個人一心要做大事的時候，他往往是非成功不可的，而且隨時會表示出人力所能及的勇氣來的。你要知道，在人世間是往往有英雄用武之地的。」

高爾基的英雄事業就是他所過的一生。他走到半路就碰到了，好像他是急於要預知那等待着他的——阿歷克賽·皮西科夫，這身無半文的流浪者和臨時的雇工——的一切考

驗和艱苦似的。

而且他似乎感覺到那些在他所經過的漫長而錯雜的迷路上偶然遇到的人們，會有一天變成他小說劇本中的主人公時，他不但去觀察他們，而且還像不倦的獵人一樣去搜索他們，並追蹤他們。

有一次，在流浪之中，高爾基走到了一個索然無味得像一個長夢似的小村鎮。但在一個破爛不堪的旅店裏，他見到了一個引起他好奇心的，穿着府綢上衣的人。高爾基此時已忘記了關於索然無味的小鎮，關於依舊橫在他前面的旅程這一切事情，就跟着這個人一條街一條街的走着，上館子，往禮拜堂內的墓地，直至他自己終於覺出他所感到興趣的這個人，僅僅是一個吃養很好，和這個小鎮同樣索然無味的小市民才止。

像這一類的失望，他是常常碰到，但在每一次的經驗以後，他就增加了新知識的種子，貯入了他的心裏。

他寫進文學裏去的，不僅有老作家們所從未想到選他們為主人公的那種平民的全部知識，而且還有鄉村的，被文人們完全看漏了的各民族的，江河的，歌曲的和公路的知

識。

在一個短篇裏，他通過他的主人公加以批評道：

「說到俄羅斯，兄弟，你正不能立刻對它評價哩。俄羅斯的每個區域都有它們自己的靈魂」。

高爾基遺留給了我們關於摩爾達維亞的荒地、吉爾仁茨的森林、烏克蘭的公路和庫班的哥薩克村的描寫。高爾基在我們面前展開的所有地方和風景，他都曾手持手杖，背負背囊漂泊過的。

高爾基並不完全立刻懂得充份利用他的知識。

他的成名是非常早的，但他走上藝術的路依然是長遠的。

他們從十歲前起就開始每天寫日記，這就是他的第一部著作，一部寫給只有一個讀者——他自己——讀的著作。

後來，當他在喀山已是一個青年的時候，他弄起韻文來了。他的詩是寫得很壞的，雖然在決定試寫散文以後，他還繼續寫着那半韻律的，音調不變的詩句。

高爾基回憶道：「一般說來，我是想寫得『美麗些』……」

「我寫了『海笑了』，在很長的一個時期內，我真以為這個語句是好的。爲了找一個美麗的語句，我常常違背了正確性，把物放進了錯誤的地方，把人放進了錯誤的地位。」

有兩位作家，高爾基是非常重視他們的意見的，這就是托爾斯泰和契訶夫，他們曾給這位青年作家指出了這一點。

托爾斯泰在讀了高爾基的「二十六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後，向他說：「你寫的爐灶並不在它應該在的地方」。這證明了從爐灶發出的火焰，決不能照高爾基所描寫的那方面的工人們。

契訶夫批評過高爾基作品中的一個女主人公：

「你給她長了三隻耳朵，老兄，在她的嘴巴上還有一隻。你看！」

當然，這些僅是細節，却說明了這樣一個事實，即他那時還缺乏那種寫得明白樸素和採擇字眼的手腕。他逐漸悟到這種絕對的精確和樸素，對於一個藝術家是多麼困難而

又怎麼需要。

契訶夫批評過高爾基早年寫的一個短篇「瑪爾娃」。

「你剛剛讀到：『海笑了』，你突然中止了。你真的想到你在那裏停頓是因為這個句子好嗎，生動如畫嗎？當然不是！你突然中止只因你自己不能立即領悟這思想：那——海——是怎樣的，怎麼會突然笑的？海是不會笑或哭的。它在潺潺作聲，它在飛濺，它在發泡沫……你看一看托爾斯泰的：太陽在昇起來，鳥兒在歌唱……沒有人哭，也沒有人在笑。樸素——然而那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這種藝術，這種使文字寫得樸素的非常困難的藝術，高爾基研究得很久，而且專心地研究。他向其他的作家們學到了許多，他還向人民——語言的偉大創造者——學到了許多。他非常仔細地把古典作品，把他所愛好的作家如托爾斯泰，佛洛拜爾，契訶夫，迭更斯和萊斯柯夫（註）的作品讀之又讀，但同時他又傾聽着他所生活於其中的那種人

（註） 萊斯柯夫（一八三一——一八九五年），俄國作家。

民辦工人、小商人、士兵、船夫、演員、麵包師、唱歌班孩子和水手等的粗俗而現成的話語。

他終於到達了上乘的藝術，那時美，樸素，真實三者是不可分割的，美「就是」樸素和真實。

他學會了描繪面貌，江河、房屋、天空、森林、用字之精確，竟使深刻在讀者心中的這些文字一如用寶石彫成似的。

這裏是高爾基在晚年描繪的一幅場景：

「我們正坐在花園裏，坐在幾株滿飾着紫晶似的菓球的櫻樹蔭裏。這是晚上，一種悶熱預示着暴風雨要來了。薄膜似的灰色雲簇在天空裏翻着泡沫，天空呈着一種嫩去了乳皮的牛乳色；雲影掠過花園，樹葉是如此一絲不動地垂着，叫人看了詫異」。

高爾基具有偉大作家的銳利的和觀察入微的眼睛，去學習區別最精細的色度，學習把它們儲藏在記憶中。

甚至在他的兒童時代，高爾基也因他的超羣的記憶力而使人驚訝。他的祖父常常說

他有『巨象的記憶力』。有一次，高爾基在他的朋友，一個名叫葉甫雷諾夫的中學生的手裏看到了一張澳洲的地圖。高爾基把這幅地圖取來查看了一回。次日他就在心裏記得圖上所表示的許多島嶼，江河，山岳和城市了。

當高爾基成爲一個作家的時候，他的驚人的記憶力記得的不僅有澳洲的地圖，而且還有俄羅斯的——伏爾加河兩岸的生活的，克里米亞和高加索的山嶽區的和全國無數城鎮的——地圖。

這是一幅非常不公平的地圖和一幅不可言狀的人類痛苦的地圖。

當莫斯科藝術劇場準備『下層』的裝置，導演和佈景師需要關於下等客棧的照片時，高爾基向他們解釋道，只有由閃光照相的一法才能拍得這照片，因為日光從未射進下等客棧過。

高爾基是訴述那種平民生活的第一人，他們的黑暗的和可怕的生活是不能用普通的方法在照相的底片上紀錄出來的。

雖然高爾基作品中的流浪人所過的鼯鼠般的生活，誠然是可怕的，可是高爾基作品

中的小市民們所過的生活是更可怕的。

當高爾基在小學三年級裏考試及格後，他曾得過獎：一本『聖經』，一本俄國大寫字家克列洛夫的寫字集和一張證明書。

高爾基把這些書在一個舊書攤上換了五十個戈比——因為他的祖母在這時病了，身邊又沒有一個錢。

他在證明書上寫道：

『我們的庫那維諾的豬欄』（註）。

這時高爾基是十歲，但他已經理解了庫那維諾的沾沾自喜的市民所過的生活，在他看來，真是一種豬欄的生活。

高爾基所寫的許多長短篇和劇本，可以在這個總標題——『我們的庫那維諾的豬欄』——之下加以分類，因為生活的醜惡不僅在庫那維諾一處為然啊。

（註）庫那維諾在尼維尼，諾甫哥羅德城的郊外，是中下階級和窮人所住的地方——原註。

但高爾基不只記錄了俄羅斯生活的悲慘面與黑暗面。

當他雖然還是一個兒童，對於拚字問題還是模模糊糊的時候，他對文學的目的已有堅定的見解了。

有一次在喀山，他偶然去聽講莎氏比亞。演講者帶着沈重和音樂的聲調宣稱：

「文字之唯一目的就是安慰靈魂」。

但皮西科夫，這位麵包師，不贊成他的意見。他在他的日記上錄下了這句話語，並加評註道：「這是一句該死的謊話」！

他知道文學有一個非常高尚的目的，並知道這個目的不是安慰人的靈魂而是喚醒人的靈魂。

後來，他成了一個作家的時候，他通過他作品中的一個主人公說出了下面的話：

「人民應有頓悟來刺他們的腦殼，因為他們必須永不安心」。

高爾基的文字，正如刺骨一樣會更深地刺過，喚醒過，發掘過他的讀者的良心。

在革命前的那些年代裏，那時高爾基還是一個新進的作家，他住在尼幾尼·諾甫哥

羅德，有一個高個子，穿着英國式的外套，帶着一頂引起全街鄰居頑童羨慕的火紅色帽子，做了他的常客。監視高爾基房子的刑事偵探們，一見這人就知道行將有一羣人就會聚集在門前街上，聽這著名的夏利亞賓（註一）的歌唱。

高爾基還在喀山的時候，就和夏利亞賓做朋友了。這兩個人，麵包師皮西科夫和靴匠夏利亞賓，有一天在一個本地戲院裏求一個唱歌歌裏的職務。高爾基已被錄用，夏利亞賓則因嗓子不好而拒用了。

這從前的麵包師和靴匠，他倆都獲得了世界的聲名，可是他們的道路分離了。

一九〇二年，在慶祝夏利亞賓的榮譽典禮上，高爾基在演詞中直率地說出了有如鞭撻一樣的傷人話：

「你是一位天才，但是你的歌正在扎莫斯克瓦勒契（註二）商人太太們的富豪沙龍中

（註一）夏利亞賓是俄國著名的低音聲樂家。

（註二）扎莫斯克瓦勒契譯為莫斯科河南岸，為舊莫斯科的商人住區。

毀着。你給不幸者和被壓迫者的靈魂打打氣吧。只有這樣，你才能成爲一個真真的偉人」。

夏利亞賓沒有聽從這個勸告，而當革命闖入「富豪沙龍」的時候，他就離開了祖國，並出賣了他所出身的那個階級的人民。

高爾基把他自己的歌唱給人民聽。而當人民完成了世界歷史中最偉大的革命，並開始創造新社會秩序的時候，高爾基獻給人民的不僅是他的歌，而且有全部的戰士的精力，建設者的開創力和當今最有學識者之一的學問。

高爾基的最後十年間的傳記，不只是一個作家的傳記，而且是一位卓越的蘇維埃的社會活動者，一位博學的蘇聯文學生活的領袖，一位文化戰士，一位與世界上以其創造天才爲人類解放事業服務的完人們並肩站着的革命家的傳記。

偉人們的生活與鬥爭是向着未來一代的，這就是說對兒童的愛，這種愛是由那麼多的兒童分享着的。對兒童的偉大的和強烈的愛，像一條纜似的貫串着高爾基的一生。

這可由高爾基給兒童的許多燦爛的信證實的。義解這些信是不可能的。唯一的方法

是錄引其中的兩封。

其中一封信，是在好久以前，在革命以前寫的。所以這封信談到了『Этот』這個傷字母（註）。這封信是在喀普里島寫的，是寫給巴庫的一個幼稚園『快樂兒童學校』的。

這就是那信：

「當我讀你們的信時，我由衷地笑到使所有的魚兒都把牠們的鼻子衝出水面來，找尋是甚麼東西使我快樂到如此地步的。我向牠們解釋，在另一個海的彼岸，正住着一種多麼光輝的人民，他們現在還是非常之小，但我確實感到當他們長大的時候，他們都會長得確如其美的，我之如此快樂，就是這個道理。

「因為你們決不會說我的筆跡竟想到如此地步，使你們感到無頭無尾不知所云，我就用打字機寫了這信。

『可是你們自己怎樣寫的呢？你們且等着吧！我把你們的這些信收拾起，到將來再

（註）俄文中本有『Этот』一字時，寫作時常和『Е』字相混，革命後這個字母就被廢除掉了。

拿出來，姑且說二十年後吧，那時我將給你們看，你們將看到你們曾經慣常寫的是些多麼奇怪的事。

『我喜歡知道的例如：Turtell是什麼？Laisy是什麼？duzzen是什麼？Speltakle 又是什麼（註）？』

『我恰不像你們所幹的一樣，用俄羅斯語言來玩這種把戲！』

『我的弱點是在用yat這個字母的時候——只求你們莫在任何人面前把我出醜！』

『這個字母常常使我苦惱，我每當必須用到它的時候，我就覺到我好像不是一個四十歲的人，而只是四歲的小孩。』

『即在這些文字中，如：dyat, podnyat, pnyat，我常被yat 這個字母煩惱着，因為我把 dyat 寫成 pet 』——

『我是多麼喜歡看見你們啊，我的親愛的孩子。在一起亂跳亂蹦，在一起遊戲，多麼有趣！我會講多麼奇怪和多麼有趣的故事給你們聽！雖然我現在不是那麼年輕了，但

（註）這都是孩子們寫錯的別字，連高爾基都不懂。

我向你們保證，我並不是一個如此索然無味的人，而且當你們把燒紅的熱炭夾入暖茶炊的烟函裏而忘記灑水進去的時候，我斷不會不善於指出這暖茶炊會碰到什麼意外的。我也能夠告訴你們一條懶惰而又愚笨的魚兒怎樣取餌吃，還有許多其它的有趣的把戲。我愛和孩子們在一起玩。這是我的舊習氣。當我在十歲左右的時候，我必須照顧我的小弟——他是在那個時候去世的。後來我必須照顧另外的兩個小仔，此後，當我二十歲左右的時候，在星期日，我慣常把我那條街上住的全體孩子聚集在一起，和他們出去玩上一整天，從清早一直到黃昏。

「你們要知道，這真是美麗的生活！大約總有六十個孩子，大家都很年輕——約四歲到十歲。他們在樹林裏到處亂跳亂蹦，常常玩到疲倦到不能走回家去。

「但我是常常準備着這類意外之事的。我有一張擊着肩帶的椅子。我把這椅子吊在我的背上，幫助那些疲倦得走不動路的孩子們坐上去，這麼地帶着他們橫越田野回去。啊！這真奇怪！

「是的，這是一個快樂的時代，我是常常愉快地回想看的。此後，我就成爲一個作

家了，這當然是一個非常艱難的職業，雖然我是非常愛好它的。」

第二封信，是在我們這個時代寫的，是寫給伊爾庫茨克一個改名「高爾基小學」的學生的：

「巴索夫同志來看我，並把東部西伯利亞許多著名學校的一切情形告訴了我，他也把你們的進步情形告訴了我，在你們之中有多少天才啊。」

「聽到你們在辛勤地工作，我特別感到快樂。孩子們，這多應該啊。一個人必須愛科學，因為世人除科學外，就沒有更強大的，更能制勝一切的武器了。我們這個世界上的勞動人民，因為他們目不識丁和未受教育遭到了難言的痛苦。你們的父親已給你們打開了一條引到科學高峯的大道，而繼續你們父親所開始的事業這項責任，現在已落到你們的肩上了。大膽努力的十八年，英勇奮鬥的十八年，是祖國的主人無產階級能藉科學完成奇蹟的一個活證據……」

「我們需要千百萬的醫生、教師、工程師、音樂家、演員、詩人、作家等等，這是一枝人民的軍隊，他們將奉獻他們的精力去開發和發展那蘊藏在地球內部的許多寶藏。」

在我們的國內可使危害人民健康的寄生蟲，或涸竭土地生活力的莠草，或損傷森林和穀類的害物絕跡。我們要將我們的整塊國土栽培得像花園一樣，排去沼澤裏的水，灌溉沙漠的土地，挖掘運河，開濬河床，建築幾百萬公里的道路，拓殖我們的龐大的森林。在我們的國內必須使毀滅穀物的蝗蟲，傳染熱病的蚊子，各種疾病的使者蒼蠅，對我們家畜真實有害的疫菌絕跡。大老鼠和小耗子——這種寄生蟲使我們損失了千百萬塊錢價值的東西，田野裏的嚙齒類動物——鰻鼠，土撥鼠，田鼠——給予我們的損失也是一樣大的。當然，這還沒有說全。在建設和發展第一次真實地栽培出的社會主義國家方面，還有許多其它的努力範圍和愉快工作，這是等待你們去做的工作，這種工作需要最廣大的可能有的科學知識。

這位偉大的無產階級作家所經歷的，寫作的和奮鬥的就是在這種愉快工作方面的；把未來變為現在，把夢想變成現實。

我樂於用這幾行曾向我國未來一代說過的話，來結束這本瑪克辛·高爾基的略傳。